玉函山房輯佚書

漆雕子一卷周漆雕氏撰漢志儒家漆雕子十三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啓後陶潛聖賢羣輔錄云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蓋孔子以禮傳開之後世習其學因述閒言以成此書猶公羊之以春秋絕代也其書隋唐志均不著目佚已久攷韓非子引漆雕之議王充論衡稱其言性又家語載孔子問漆雕憑一節說苑亦載之作漆雕馬人憑者遞名馬人其字以孔子歎美其言而稱爲漆雕氏之子或即著書之人與並據輯錄其說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

于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與孟子述北宮黝之養勇

曾子謂子襄自反而縮語意吻合意孟子述其語至

言人性有善有惡與宓子世碩公孫尼同旨雖有與

乎孟子性善之說各尊所聞初不害其爲儒宗也歷

城馬國翰竹吾甫

漆雕子

周　漆雕氏　撰

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韓非子顯學篇引漆雕之議

孔子問漆雕憑曰說苑作漆雕馬人子事臧文仲武仲及苑記無字孺子容此二大夫者說苑無此字家語無者字孰爲賢家語無爲字對曰說苑對上有漆雕馬人四字臧氏家有守說苑無守字龜焉名曰蔡文仲立家語無立字三年爲一兆焉家語作三年而爲一兆武仲立家語無立字三年爲二兆焉家語作三年而爲三兆孺子容立

（家語無立字）三年爲三兆焉（家語作三年而爲三兆）遷從此見之（說苑作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與不賢（家語作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所夫敢識也（說苑作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家語無其字）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家語作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不見孰克如此文句小異互參）

（孔子家語好生篇劉向說苑並引前錄案家語作漆雕憑說苑作漆雕馬人當是名憑字馬人漆雕開之族漢志注所稱孔子弟子漆雕啓後者疑即其人汪氏份四書人物聚考收此節於漆雕開下據錄）

性有善有惡（王充論衡本性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

言性有善有惡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情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 論衡曰自孟子

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
竟無定是惟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
之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鄒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
劇談甘如飴子未必得實實者人性云云下接余
因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人性
惡者中人相可者也揚子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
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
也玩其語意當是稱述數子之言茲據補錄

附錄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漆雕開魯人（裴駰史記集解）

漆雕氏傳禮爲道爲恭儉莊敬之儒（陶潛聖賢羣輔錄）

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由則違于臧獲行

直則怒于諸侯雖世主以爲廉而事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于世主矣則有傳禮爲道裁書蒙小子耳是漆雕氏之教也楊信民姓源珠璣

古漆雕開公冶長前人書彤從易泊作周書治漢誤作蠹後人又傳作古或復分爲古氏成氏常氏開氏公氏冶氏梁氏周氏王符潛夫論志氏姓

漆雕子十二篇孔子弟子漆雕啓後漢書藝文志

宓子一卷周宓不齊撰不齊字子賤魯人孔子弟子仕至單父宰見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宓家語史記並作密論語孔安國注作宓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師古曰宓讀與伏同案說文解字虙字注古有虙犧氏亦姓是伏虙宓三字古通用作密者緣虙字形似而譌耳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家語及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時引佚說彼此互有同異茲據參訂錄爲一帙記單父治績爲多仁愛濟之以才智可爲從政者法據

卷祇徊穆然思君子之風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 宓不齊 撰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家語無而字拘說苑補子何施而得之也說苑無此句家語有之子語曰所以爲之者說苑無字子對曰不齊之治也說苑無對及之治也四字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家語作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據說苑改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說苑有也字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說苑無事字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

悌矣友事（說苑無事字）十一人可以舉善（說苑作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說苑無而稟四字）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家語無所以治三字說苑道作術）孔子歎（說苑無歎字）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家語無欲字家語在矣作乎）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家語作昔堯舜聽天下據說苑補）務求賢以自輔（說苑作務來賢者）夫舉（家語無舉字）賢者百福之宗也而（家語無而字）神明之主也惜乎（說苑無此二字）不齊之所以（說苑無以字）治者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家語無末二句據說苑補按孔子家語疏政備誤）

向說苑政理篇並載此節參互訂正又韓詩外傳卷八亦引此節與家語說苑不同附錄於此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巨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爲之大功乃於堯舜參矣

孔子兄說苑作弟子有孔篾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篾而說苑無而字問之曰自汝說苑作子之仕者家語無者字何得何亡孔篾對曰家語作對曰說苑作孔篾曰自吾仕者家語無此句未有所得而有家語無有字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家語無曰

字與作龍學焉得習以家語無以字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家語無此句俸祿少饘粥說苑俸作奉饘粥作鬻鬻不足家語無足字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說苑無是字骨肉作親戚也作矣所亡者二也家語無此句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說苑作視病是朋友之道闕也說苑作是以朋友道疏矣所亡者三也家語無此句其所亡者三即謂此也說苑無此二句孔子不悅而復往過子賤家語無而復二字說苑過作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家語無此二句作問如孔茂子賤對曰家語作對曰說苑作子賤曰自來仕者說苑作自吾之仕未有所亡家語作無所亡其說苑作而有所得者三說苑無有字始誦之文家語

無文字今履家語作得而行之是學曰家語無曰字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家語無此句俸祿所供被及親戚說苑作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骨肉益親也所得者二也說苑是下有以字骨肉作親戚家語無所得句雖有公事說苑作公事雖急而兼以弔死問疾說苑作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篤也家語無以字益字說苑篤作親孔子喟然謂子賤曰說苑無喟然二字君子哉君人君子哉若人家語無此句魯無君子者說苑作也斯焉取斯家語作則子賤焉取此孔子家語子路初見篇說苑政理篇並載文句小異參互訂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家語作孔子弟子有宓子賤者仕於魯為單父宰呂

宓子氏春秋作宓子賤治亶父據新序訂恐魯君聽讒言使已不得行其政呂氏春秋作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已不得行其術也茲依家語錄之下並同於是辭行故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呂氏春秋作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新序作子賤辭去因請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茲依家語

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呂氏春秋作邑吏皆朝宓子賤令二吏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新序作使書者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

擊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呂氏春秋作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之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新序作歸以告魯君茲並依家語魯君以問孔子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其才任霸王之佐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太息而歎曰此寡人之不肖寡人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微二史寡人無以知其過微夫子寡人無以自寤遽發所愛之使告宓子曰自今已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

爲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敬奉詔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躬敦厚明親親尚篤敬施至仁加懇誠致忠信百姓化之呂氏春秋作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新序伯魯君曰子賤甚甚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齊人攻魯道由單父賈誼新書引作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單父之老新書作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齊寇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皆穫傅郭之麥可以益糧且不資於寇

新書作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獲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新書無而字不作弗俄而齊寇逮于麥新書作俄而麥畢資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以新書無以字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芸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而子不聽非所以爲民新書作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蹵新書作蹴然曰今茲新書作年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新書作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得單父大歲之麥於魯不加强喪之不加弱新書無得單父三字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新書若使作令季孫

聞之赧然而愧曰（新序作季孫聞之慙曰）地（新書作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新書引此）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獘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王肅家語注鱣宜爲鱒新序作鱣今本新序無此節）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䱹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呂氏春秋作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期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得小魚也所舍者小魚也淮南子作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絻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餘同）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

（呂氏春秋期作朞返作歸無以字）宓子之德至矣（矣字據呂氏春秋淮南子補）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何以至此）孔子曰吾（呂氏春秋作上）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呂氏春秋兩於字並作乎行上）

有必字單作亶家語屈節解載全篇呂氏春秋具備篇引首段攷末段賢識新書審微篇引中段劉向新序雜事二亦引首段淮南子道應訓亦引末段互有同異茲據互訂又曹庭棟逸語引云宓子至單父孔子使巫馬期微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吾大夫欲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善彼形此不齊得之善矣惜也不齊所治者小也注見宓子未知孰從何出文義不具茲據家語參訂補錄

宓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宓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說苑政理篇）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

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同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子賤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韓非子外儲說

性有善有惡王充論衡本性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

鬻子一卷周景氏撰漢書藝文志儒家有鬻子三篇注說鬻子語似其弟子所著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韓詩外傳淮南子載鬻子語各一節俱有論斷與班固所云說鬻子語者正合據補依漢志與鬻子比次明其淵源有自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 宓氏 撰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韓詩外傳引無宓子據說苑補呂氏春秋單作亶巫馬期亦治單父呂氏春秋期作旗單作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呂氏春秋作居韓詩外傳說苑並作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呂氏春秋單作亶巫馬期呂氏春秋作旗問其故於宓子韓詩外傳無其故二字宓子作子賤宓子曰韓詩外傳作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韓詩外傳作我任人子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呂氏春秋兩固字作故佚作逸韓詩外傳作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曰呂氏春秋無此

二字韓詩外傳作人謂宓韓詩外傳無宓字子賤則君子矣佚呂氏春秋作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韓詩外傳作百官理說苑作百官治義矣韓詩外傳無義矣二字任其數而已矣韓詩外傳無矣字巫馬期則不然呂氏春秋期作旗說苑無則字韓詩外傳然下有乎字弊生事勞手足煩教詔韓詩外傳作然猶惟勞力教詔說苑生作性無手足二字詔作誥雖治猶未至也呂氏春秋期賢篇韓詩外傳卷二劉向說苑政理篇並引文句小異茲據參訂

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談語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探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

也茭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客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㫖也淮南子齊俗訓

世子一卷周世碩撰漢志儒家世子二十一篇注名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其書隋志不及著錄佚久唯董仲舒春秋繁露王充論衡引之蓋據採錄附充說以備參證充謂世子言人性有善有惡云云作養書一篇又謂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說情性與世子相出入復舉孟子荀卿揚子雲劉子政等說皆言非實而以世碩及公孫尼子爲得正按碩亦聖門之徒雖其持論與子輿氏不同而各尊所聞要亦如游夏門人之論與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世子

周 世碩 撰

養書

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王充論衡本性篇

附論衡說

王充曰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爲之防樂爲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

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適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爲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定實周人世碩以爲人性有善有惡云云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又曰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

鄧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

貴賤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

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世子曰功及子孫光耀百世聖王之道莫美於恕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　按漢魏叢書本恕作世訛茲據淩氏曙校官本訂正淩氏注引盧氏文弨注漢書藝文志有世子二十一篇名碩七十子之弟子此所引即其人也

魏文侯書一卷周魏侯斯撰史記魏世家云桓子之孫曰文侯都司馬貞索隱曰系本桓子生文侯斯其傳云孺子㾓是魏駒之子與此系代亦不同也世家又云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案竹書紀年周考王元年魏文侯立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卒侯封未改史遷不係之周而係之秦非也茲據世本題周魏侯斯不從史記漢志儒家魏文侯六篇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考禮記樂記載魏文侯問樂一篇案劉向別錄樂記三十三

篇魏文侯爲第十一篇以樂記佚篇有季札竇公例之季札篇採自左傳竇公篇取諸周官知此篇爲文侯本書而河間獻王輯入樂記也又戰國策呂氏春秋韓詩外傳淮南子新序說苑通典諸書亟引魏文侯皆佚文之散見者兹據彙輯凡二十四節錄爲一卷中多格言湛深儒術而容直納諫之高風尊賢下士之盛德尤足垂範後世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魏文侯書

周　魏侯斯　撰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

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
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
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
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
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
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
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
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
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今 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

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

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鐘聲鏗鏗以
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
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
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
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
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
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篇說樂記

○案劉向七略別錄樂記三十三篇魏文侯爲第
十一篇以樂記佚篇有季札賓公非之知此篇採

從文侯本書也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戰國策魏策

樂羊爲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

而疑其心同上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戰國策魏策

不可恃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

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劉向說苑

政理篇○案說苑載此篇作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次于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爲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辨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辨博者因而師之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恃聞從事云云文句與國策小異無夫物多相類六句國策亦無不可恃聞已下九句蓋一節文引者互有詳略茲錄國策全文後九句據說苑補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戰國策 魏策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同上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

不過舜而彖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王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韓詩外傳卷八

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太平御覽引作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稿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

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蔾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結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淮南子人間訓引此術下云此有罪而可賞者也

解扁爲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太平御覽引作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閒無事以

伐林而積之太平御覽以作又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儆矣雖有三倍之人將焉用之淮南子人閒訓引此篇下云此有功而可非者也賈思勰齊民要術引魏文侯孝經傳曰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斂

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呂氏春秋新序並作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據淮南子補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呂氏春秋新序並作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亦甚乎新序無此四句據淮南子補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

施于星蓋賢者也淮南子無蓋賢者也句據呂氏春秋新序補寡人敢勿

軾乎呂氏春秋新序並作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

呂氏春秋新序勢並作地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呂氏春秋新序四於

字並作乎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新序作勢不如德財不如義干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為吾日悠悠慙於影子何以輕之

哉新序作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在吾安敢不軾下據淮南子訂正寡

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

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其好忠段干

木之隆呂氏春秋寡人當於則下云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

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下淮同淮南子無數人當事已下據新序補訂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新序作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案兵而輟不攻○呂氏春秋期賢篇淮南子脩務訓劉向新序雜事第五並引文句小異互參校定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長子臣

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大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新序雜事第一　按呂氏春秋自知篇亦引此事作任座對翟黃謂任座之言直茲據新序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爲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如治冶令大則薄令小則煤

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新序譬字下接無異夫路人句中有減煎如治治已下二十四字據通典補）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也（新序雜事第二杜佑通典卷三引云魏文侯時租賦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倍此由課多也譬如治治令大則薄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此與新序所引爲一節文而互有不同如治治五句新序無之據補）

公季成謂魏文侯曰田子方雖賢人然而非有士之

君也君常與之齊禮假有賢於子方者君又何以加之文侯曰如子方者非成所得識也子方仁人也仁人也者國之寶也智士也者國之器也博通士也者國之尊也故國有仁人則羣臣不爭國有智士則無四鄰諸侯之患國有博通之士則人主尊固非成之所議也公季成自退於郊三日請罪（新序雜事第四）

魏文侯見箕季其牆壞而不築文侯曰何為不築對曰不時其牆枉而不端問曰何不端曰固然從者食其園之桃箕季禁之少焉曰要進糲餐之食瓜瓠之

魏文侯出其僕曰君亦無得於箕季矣襄者進食臣竊覩之糲餐之食瓜瓠之羹文侯曰吾何無得於季也吾一見季而得四焉其牆壞不築公待時者教我無奪農時也牆枉而不端對曰固然者是教我無侵封疆也從者食園桃箕季禁之豈愛桃哉是教我下無侵上也食我以糲餐者季豈不能具五味哉教我無多斂於百姓以省飲食之養也劉向新序刺奢第六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

臣而撻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之臣撻桀紂非撻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劉向說苑君道篇

魏說苑作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說苑作喜功之色文侯知之說苑無知之二字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之說苑無之字主書者呂氏春秋無者字舉

兩植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說苑有而字再拜曰中山之舉也說苑有也字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呂氏春秋樂成篇　說苑復恩篇

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僮子衣青白衣而侍於君前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以後兵革不用同上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擊過之下車而

趙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爲我請君待我朝歌太子不悅因詰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亡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亡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之語文侯歎曰微吾子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而友之自吾得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之功

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於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乎說苑尊賢篇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蹇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諾受浮而飲之釂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無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

也說苑尊賢篇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悅說苑翟黃踞作𧻓踞下無於字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說苑欲作至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呂氏春秋下賢篇

說苑尊賢篇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

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進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說苑敬慎篇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

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爲人臣者不易爲君亦不易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飲之飲罷以公乘不仁爲上客說苑善說篇

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已復辟矣

猶入貨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 說苑反質篇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五

子編儒家類

李克書一卷 周李克

公孫尼子一卷 周公孫尼

內業一卷

讕言一卷 周孔穿

甯子一卷 周甯越

王孫子一卷

李氏春秋一卷

蘓子一卷　周蘓無心

侯子一卷　缺

徐子一卷　周外黄徐氏

魯連子一卷　周魯仲連

虞氏春秋一卷　周虞卿

李克書一卷周李克撰漢志儒家李克七篇注云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陸德明經典釋文詩敘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陸璣毛詩疏謂卜商爲之序以授魯人申公申公授魏人李克案曾申曾子之子稱申公者誤克先從曾申受詩爲子夏再傳弟子後子夏居魏魏從問業故班固以爲子夏弟子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惟劉淵林魏都賦注引一條明標李克書及呂氏春秋淮南子韓詩外傳史記新序說苑並引李克對文侯語雖

互有同異要從本書攷之茲據輯錄凡七節其論李悝氏之術以來四方之士與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皆能扼政術之要敘次文侯書後自君臣同心共治可想見西河之教澤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李克書

周 李克 撰

魏文侯欲說苑作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韓詩外傳無而字焉字據說苑補史記作魏文侯請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史記有此三句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韓詩外傳作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說苑作寡人將置相於季成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茲據史記願卜之於先生史記說苑竝無此句據韓詩外傳補李克避席而辭曰史記作李克對曰說苑作李克曰臣聞之史記無之字卑不謀尊說苑作賤不謀貴外不謀內此句據說苑補踈不謀戚韓詩外傳作踈不間數說苑作謀親

臣在闕門之外（韓詩外傳作臣外居者說苑作臣者疎賤）不敢當（說苑作聞）命

文侯曰此國事也（此句據說苑補）先生臨事勿讓（說苑先上有願與二字勿上有而字讓作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韓詩外傳無此句）夫觀士

也（此句據韓詩外傳補）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史記無五則字）五

（說苑無居則視其所親句作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韓詩外傳作此五者足以幾矣說苑作由此觀之可知矣並無何待句）

文侯曰先生就舍（韓詩外傳先上有請字說苑作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韓詩外傳說苑並作李克出）過翟璜之家翟

璜曰（韓詩外傳作遇翟黃曰說苑作過翟黃黃問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
卜相果誰爲之（說苑作吾聞君問相於先生未知果孰爲相）李克曰魏成
子爲相矣（韓詩外傳作爲之說苑作季成子爲之）翟璜忿然作色曰（韓詩
外傳忿作怫說苑作作色不悅）以耳目之所親記臣何負於魏成子
（韓詩外傳無以耳日句臣作吾據史記增改）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韓詩外傳
臣並作吾無之字據史記以下同）君內（韓詩外傳無內字）以鄴爲憂臣進西
門豹君謀（韓詩外傳無謀字）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
無使守之（韓詩外傳作中山既拔無守之者）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
臣進屈侯鮒（韓詩傳作君欲前太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史記無此）

句脫韓詩外傳補臣何以負於魏成子韓詩外傳臣作吾無以字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韓詩外傳作克曰無且字者作也無將字君問而擧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韓詩外傳無而字璜作黃克作臣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擧窮則視其所不爲貧則視其所不取五則字據韓詩外傳補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爲相也韓詩外傳無足字兩之字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韓詩外傳安作爲無乎字魏成子以食祿千什九在外什一在內韓詩外傳作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

天下之士史記無此句據韓詩外傳補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友之韓詩外傳無東字者字史記無友字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韓詩外傳無五人者君四字惡作焉也作乎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爲弟子韓詩外傳作翟黃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史記魏世家韓詩外

傳卷二劉向說苑臣術篇並載此節互有不同翟璜忿然作色以下說苑與史記韓詩外傳敘次大異茲據二書參訂所載說苑於後翟黃作色不悅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於我我與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爲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李成子爲相翟黃

曰觸何遽不爲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史觸所任也主欲攻中山臣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進先生無使傅其子吾進屈侯鮒何負於季成子進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食采千鍾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進然而慚曰失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立爲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慚不敢出三月也呂氏春秋舉難篇亦載文侯置相訪李克爲季充文亦多異

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史記孫吳列傳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

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無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歟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 韓詩外傳卷八

魏文侯之居中山也 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魏武侯案攻中山文侯事韓詩外傳新序作文侯是也據改韓詩外傳作里克誤 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 呂氏春秋數並作驟下同新序無而字據淮南子韓詩外傳訂 文 呂氏春秋淮南子作武誤 侯曰數戰而數勝國家之福也

淮南子韓詩外傳新序並無家字 其獨以亡何故也 韓詩外傳無以字故字呂氏春秋無也字新序作其所以亡何也據淮南子訂 李克對曰 韓詩作里克對日新序作李克日呂氏春秋淮南子並作對日 數戰則民罷 韓詩外傳新序罷竝作疲 數勝則主驕 以驕主治罷民 淮南子驕竝作倚治作使韓詩外傳無以驕句 然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 韓詩外傳新序並無此句淮南子無然字 驕則恣恣則極物 罷則怨怨則極慮 韓詩外傳無物字及下句 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 呂氏春秋無矣字夫上有此字剄作歿遂作隧韓詩外傳作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新序技治罷民作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淮南子道應訓韓詩外傳卷十劉向新序雜事五並引此節文

句互異茲
據參訂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何如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弗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瑟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說苑

政理篇

魏文侯問李克曰刑罰之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姦邪淫佚之行凡姦邪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之詭也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爲姦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爲姦邪而富足者爲淫佚則驅民而爲邪也民以爲邪則以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爲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督其末傷國之道

平文侯曰善以爲法服也（說苑反質篇）

言語辨聽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文選左太沖魏都賦劉淵林注引李兌書）

公孫尼子一卷周公孫尼撰漢志儒家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一卷注尼似孔子弟子唐志亦一卷馬總意林引六節標目云公孫文子一卷以太平御覽所引與意林同者參校知文為尼字之誤也隋書音樂志引沈約奏答謂樂記取公孫尼子禮記正義引劉瓛云緇衣公孫尼子作除二篇今存樂記外餘皆佚又按意林御覽及春秋繁露北堂書鈔初學記諸書輯錄王充論衡謂其說情性與世碩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似與孟子性善之

旨不合然其論十氣之害歸本於反中道廣川取與孟子發氣互相發明則其異同可攷也中有兩引尼皆削樂記語者可證沈說之有據朱子嘗舉樂記天高地下六句以爲漢儒䛐如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失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如此此雖不以沈說爲信而觀於廣川論通則當日之心實見折服以斯斷尼壽爲可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公孫尼子

周 公孫尼 撰

樂記

按隋書音樂志沈約奏答曰樂記取公孫尼子今其全篇具載禮記不錄錄佚句於後

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徐堅初學記卷十五引公孫尼子論技今樂記樂上有故字

樂者先王所以飾喜也軍旅者先王所以飾怒也馬總意林卷二載公孫尼子第四節今樂記作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

怒也

緇衣

按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已見禮記不錄

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于心 意林卷二引作公孫文子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六引作公孫尼子據訂

修心而不知命猶無害而歸 意林卷二

君子行善必有報小人行不善必有報

舟從流于河而無維楫求安不可得也 並同上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也字據御覽補下同形體有骨肉當意林作如墬之厚也有孔竅血脈御覽作九竅脈理當意林作如據御覽改川谷也血氣者風雨也意林無此句據御覽補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意林卷二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引人有至風雨也又卷三百七十五引食多甘二句又引食多苦四句又卷八百四十九亦引食多甘二句

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聖人為火食號燧人飲食以通血氣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二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殷紂爲肉圃初學記卷二十六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三
衆人役物而忘情文選卷三十沈休文三月三日率爾成篇詩李善注
孔子有疾一作孔子病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子一無子字居處
飲食何如一作何如孔子曰某一無某字孔某字春居葛籠夏居密
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饋一作遺飲酒不勤醫曰是
良藥也太平御覽卷七百二十一又卷七百二十四
道爲智者設馬爲聖者用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發氣因衰藏泰實則氣不通泰虛則氣不足熱勝則
氣寒此下疑缺一句泰勞則氣不入泰佚則氣宛至怒則氣

高喜則氣散憂則氣狂懼則氣懾凡此十者氣之害也而皆生於不中故君子怒則反中而自說以和喜則反中而收之以政憂則反中而舒之以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夫中和之不可反如此故君子道至氣則華而上凡氣從心心氣之君也何為而氣不隨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引公孫之養氣云云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七引公孫尼子曰君子怒則自說以和喜則收之以正二語與繁露所引合據補）

舜牧羊於潢陽遇堯舉為天子（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性有善有惡（王充論衡本性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

言性有善有惡又云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
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及
公孫尼子之
徒頗得其正

內業一卷周管夷吾述漢志儒家有內業十五篇注不知作者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攷管子第四十九篇標題內業皆發明大道之蘊旨與他篇不相類蓋古有成書而管子述之案漢志孝經十一家有弟子職一篇今亦在管子第五十九以此例推知皆論述前人故此篇在區言五弟子職在雜篇十明非弟子所自作也茲據補錄仍釐爲十五篇以合漢志管題姓名缺疑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己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 管子卷十六

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

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

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凡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

渺渺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修心靜

音道乃可得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

不能聽也所以修身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

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

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

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

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為精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

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為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

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
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
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
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
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
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
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
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

內業

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大淸視於大明敬愼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德然而不反此生之忒

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淫

六十五至七十六

澤游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

摶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摶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

耳目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巽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無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

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不知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平正擅匈淪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匈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

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

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沍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饑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饑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饑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遬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匈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並同上

讕言一卷周孔穿撰穿字子高孔子六世孫其言具孔叢子漢志儒家讕言十篇注不知作者陳人君法度師古曰說者引孔子家語云孔穿所造非也按家語後序云子直生子高名穿亦著儒家語十二篇名曰讕言集韻去聲二十九換讕譋諫三字並列注云詆讕誣言相被也或从間从柬然則讕與訓通加艸者隷古之別也書名既同復並稱儒家且以孔叢子所載子高之言觀之其答信陵君所勝之禮對魏王人主所以爲患及古之善爲國至於無訟之問又與

齊君論車裂之刑所言皆人君法度事則謂言齋爲穿書矣班固云不知作者蓋劉向校定七略時孔叢子晦而未顯漢志本諸七略無從取證東漢季孔叢子顯出故王肅注家語據以爲說魏晉儒者遂據譌說以解漢志在當日實有攷見不知顏監何以斷其非也茲間從孔叢子錄出凡三篇依舊說題周孔穿撰先聖家學可於此探其淵源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公孫龍

周孔穿撰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此人小辨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

尙誠去非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

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辱則寡人不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為辱必以敢鬬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黄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

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矣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

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翛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

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犧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智悅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

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辨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及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辨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辨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

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季寘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平原君以問子高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常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猶不免於患國用之亦烏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也居家理

治可移於官且能殖貨故欲仕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身不脩計闇而富者非盜無所得之也孔叢子第十一篇

儒服

子高衣長裾振褎袖方屐麤翣見平原君君曰吾子亦儒服乎子高曰此布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請吾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冑之服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

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不失中道
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
將還衛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别文節流
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
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
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
始焉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
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
之泣非邪答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若於取

歠必不足矣其徒曰凡飲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姦之人以飲自衒 八 懦夫以飲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以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

又云何從通乎阿谷而使辭於濮女信行之乎答曰
士之相信聞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
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問不
已攝駕而去也攝取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
觀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
者意衛君欲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若夫阿
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子高適衛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遣子高之館而問
所勝之術焉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

於敵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於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於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誓衆於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旣誓將帥勒士卒陳於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於社百官各警其事御於君以待命乃大鼓於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於敵也五兵備列乃鼓而出以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敬受教信陵君問

子高曰古者軍旅賞人必於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答曰賞功於祖告分之均示不敢專也戮罪於社告中於土示聽之當也

陳厎人魏性多穢嘗每得酒食必先撥捐之然後乃食子高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然者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祭嘗之義無捐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潔其下溢甚陳厎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以檃括自置可以人而不如木乎子不見夫雞耶聚穀如陵踐而啄之者猶

子之意則與雞豈有異乎陳臣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之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戰齊君曰兄弟窮於他人乎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

大酉[illegible]館補校

憔前雖之辱何慚焉且曹子爲將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桓公管仲於盟壇卒收其所喪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棄於今燕以詐敗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將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詐也又雖敗臣固不失其所稱焉若君厭辭而不黜司馬又 孔叢子第十二篇

對魏王

魏王問人主所以爲患 魏安釐王 子高對曰莫大乎而不與謀變傳者言用則外士以疏自疑變臣以遏激諫

者內則射合主心外則挺主之非此最人主之大忠也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駑驥同轂伯樂為之咨璧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何如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爭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

事收臣執其咎士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非避君怨
其美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
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答曰
由乎善政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
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毀譽
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子高見於齊王曰
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

下吏之過也王曰寡人以民多犯法為法之輕也子高曰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喜怒哀樂喜怒哀樂無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也今天下悠悠士無定處有德則往無德則去欲規霸王之業與衆大國為難而行酷刑以懼遠近國內之民將叛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不誅之危亡其所務者小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詳而已也心知此事之為

不可將有非識在後則困日君忿意賁然我諫諍必
有能逆比干之禍是為虛自屈於忠臣之地而闇推
君主使同於桀紂也開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
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彌己而惡之
資臣以貧子比干之忠者少 人者也齊王曰謀闕命
遂除市裂之法焉
子禽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修焉王曰管
者貌陋民不敬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
也君子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貌惡

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躬形方之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嘗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妨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第十三篇

甯子一卷周甯越撰史記秦始皇本紀云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司馬貞索隱曰甯越趙人賈誼作甯越呂氏春秋謂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學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淮南子道應訓云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云云以甯戚事誤屬甯越滑甚盧古逸書於甯戚飯牛歌下據云按甯戚一作越字武人休不休學十五歲爲齊威公師又以甯越事誤屬甯戚且以周威公爲齊威公尤大誤也漢

甯子

志僞家有甯越一篇隋唐志皆不著録佚已久攷呂
氏春秋說苑引其說輯録二節並附事蹟合爲一卷
以茁賁皇爲楚平王之士並以城濮鄢陵二戰屬之
舛訛殊甚辭氣亦純粲游說風習名列于儒蓋不沒
其日夜勤學之功力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甯子

周 甯越 撰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卻舍延尸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戎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入人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無以

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呂氏春秋不廣篇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失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加此乎對曰君不聞楚乎王有士曰楚傒胥丘負客王將殺之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爲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鄢

陵之戰又有士白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晉人用之是爲兩棠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衞之君猶未遝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胡可無貴乎劉向說苑尊賢篇

附錄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說苑作二十年）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十五（說苑作十三）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說苑作夫走者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呂氏春秋博志篇劉向說苑）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

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

於學者無肯爲也呂氏春秋博志篇

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

賈誼新書過秦上史記

秦始皇本紀引作寗越

王孫子一卷周王孫氏撰其名不傳事蹟亦無考以漢隋志叙其書次知爲戰國時人漢志儒家王孫子一篇注一曰巧心蓋其書之別稱如揚子之法言文中子之中說矣隋志於孫卿子十二卷下注云梁有王孫子一卷亡唐志不著錄爲總意林卷二標目在申子之上而書闕或誤以莊子雜篇與其下四庫全書校本删正之只留缺目考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其佚說而彼此殊異參互攷定完然可讀者尚得五節錄爲一卷書主愛民爲說如衛靈楚莊趙簡子之

事又春秋內外傳所未載者且本孔子子貢之論以為斷其人蓋七國之趙楚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孫子

周　王孫氏　撰

桀紂爲君從愚妾之言逆長者之諫衣溫而忘百姓之寒食美而忘天下之饑或身放南巢或頭縣赤旗斯亦無他也但不節財而暴民也太平御覽卷八十二引王孫書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二又御覽三百四十二引王孫子作桀紂或身放南巢或頭縣赤旗斯無他不節財而暴人也文多脫缺又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四十二引王孫書云桀紂爲君

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

願色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引王孫子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補注引作孫子上脫王字茴音襯

昔衞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入字據藝文類聚補諫曰昔桀行此而滅紂用此以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士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六字據藝文類聚二十四補內寵無乃太盛歟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二句據藝文類聚二十四補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御覽無之不進者四字藝文類聚有之數百人百姓

大說子貢鬭之曰所謂能受諫也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七藝文類聚八十四引至寡人過矣無昔桀行此六句又二十四引至大說作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愛百姓非懼今君六字及讒子三句之不進者四字較御覽爲詳據補又文選王子淵洞簫賦李善注引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御覽八百十六亦引下二句隨作隋照作耀

楚莊王攻宋廚有臭肉罇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廚肉臭而不可食罇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饑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肉饋之賢藝文類聚二十四引至莊乎太平御覽八百四十五引有莊王曰三句又

二酉屋陳補校

王孫子

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云楚莊伐宋廚有臭肉將軍子重諫王以肉賜於賢盡約言之

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御覽四百二八百三十二並作晉山之陽四百六十九引作晉陽誤脫今校補撫轡而歎董安于曰今遊獵樂也而主君數歎敢問何御覽四百二引無今遊八字作敢問何歎簡子曰汝不知也御覽四百二脫此句吾芻廐養食穀之馬以千數令官豢多力之士以百數御覽四百二引作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獸御覽四百二引作獸恐二鄰國養賢以獵士也孔子聞之曰簡子知所數矣御覽四百六十九引有孔子二句案此節太平御覽四百二又四百六十九又八百三十二凡三引之而詳略互異今從其多者訂正

李氏春秋一卷撰人缺漢志儒家李氏春秋二篇序次在公孫固羊子之間公孫固齊閔王失國問之羊子蔡博士然則李氏亦戰國時人也其書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攷呂氏春秋引李子一節不言名字當是李氏春秋佚文泛論名理以春秋取號者其亦虞氏春秋之類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李氏春秋

李子曰非狗則不得兎兎化而狗則不爲兎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時禁之君自蔽則莫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篋故用則衰動則暗作則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呂氏春秋勿躬篇

董子一卷周董無心撰無心不詳何人漢志儒家董子一篇注名無心難墨子隋唐志並以一卷著錄宋志不載散佚已久明陳第世善堂藏書目有之今復求索不可得矣唯王充論衡引其與纏子論難一節又文選注意林引纏子內有董無心語循公孫龍與孔穿論臧三耳兩家書並載之例取補缺遺存其說可與詰墨贊爽孟子所謂聖人之徒與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　董無心　撰

儒者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為死謚移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槩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

六十五卷四十二

獨見穆公以年是天報亂誤與穆公同也王充論衡福虛篇引案墨子云鄭穆公晝日處廟有神人面鳥身素服面狀方正穆公大懼神曰無懼帝厚汝明德使賜汝壽十年使若國昌公問神明曰予爲句芒也此言鄭穆公與墨子所引秦穆不同又云錫壽十年與言賜之九十年亦異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陸士衡文賦李善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又陶淵明雜詩注並引纏子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班孟堅答賓戲注引纏子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

能應

馬總意林卷一引鬻子第二節　案已上三節文選注意林並引鬻子攷漢書藝文志有董子無鬻子隋唐志並有董子一卷意其亡董子皆引者因與鬻子論難遂題鬻子觀其以踵所結之鬻子不能應若出鬻子方且爭鳴必不作詞窮之之辭也故既依前人所引入鬻子復據補董書之佚焉

周 外黃徐氏 撰

魏太子自將史記云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與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宋史記無宋字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謂太子三字據史記補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史記無此句太子曰願聞之史記作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史記作效之曰曰字據史記補今史記無今字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史記無而字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者字據史記補則萬世無魏矣矣字據史記補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

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矣字據史記補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史記作勸太子之史記無之字戰攻而欲啜汁漸其意者衆史記作欲啜汁者衆無而字戰國策作而欲漸其意者衆二書所載不同當是互有脫佚今據補訂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史記作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史記無不如遂行遂行六字有太子果三字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史記作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按戰國策魏策史記魏世家並載文有小異據二書參訂

魯連子一卷周魯仲連撰史記本傳云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又贊其蕩然肆志不詘于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則其人蓋田子方之流匹也漢志儒家魯仲連子十四篇隋志魯連子五卷錄一卷唐志一卷今佚戰國策載其六篇其御秦軍說燕將二篇史記亦載之文句不同參互挍訂又捜採意林御覽等書得佚文二十五節合錄一卷指意在於勢數未能純粹合聖賢之義然高才遠致讀其書想見其爲人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魯連子

周　魯仲連　撰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耨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

符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戰國策齊

策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然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

取所懲五百臏例去之不敢以爲言戰國策齊策拔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六十五引魯連子曰孟嘗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昭明文選卷二十九張景陽雜詩李善注引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文皆脫略不具據國策補

燕伐國策作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國策無與字即墨不國策作未下齊田單以即墨破燕軍國策無軍字殺燕將軍國策無燕將軍三字騎劫復齊城國策無此句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太平御覽引作唯聊城不下燕燕將城數月無初燕已下七句

據國策補前魯仲 國策無仲字 連乃爲書著 國策作約 之於 國策無於字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史記作忘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 史記稱下有焉 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 二句國策脫據史記補 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 史記作此時不再至 願公之 史記無之字 詳計而無與俗同也 史記無也字 且楚攻齊之 國策無齊之二字據史記補 南陽魏攻平

陛而[史記有而字]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小字據史記補]不如[國策作若]得濟北之利大[大字據史記補]故定計而審處之[國策作堅守之據史記改]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國策作橫]秦之勢成[國策作合則史記有則字]楚國之形危齊[國策作且齊]棄南陽斷右壤存[史記作定]濟北計猶且爲之[國策作必爲之計]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無再計[國策移此二句在不能得也下無且夫字]

[齊下無之字]今楚魏交退于齊而[于齊而三字據史記補]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國策無以全齊之兵句作齊無天下之規據史記補]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國策作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

彼[史記作且]燕國大亂君臣過[史記作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國策無以字]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策僇作戮無笑字]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史記無此三句]國敝而[史記有而字]禍多民無所歸心[國策作民心無所歸]公又以敝聊之民士[國策公衍令字敝聊作聊城]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史記無此句]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國策作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史記無吳起二字]能已[史記無已字]見於天下矣[史記無矣字]雖然爲公計者[國策作爲公計]故不如罷兵休士[史記無罷兵休士四字]以

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國策作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身全而歸于國（國策無此句）士民見公（史記無見公二字）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史記作更）俗於天下（史記無於天下）功名可立也亡意（國策作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史記無請字）裂地定封定比乎（國策無乎字）陶衛世世稱孤（國策作寡）與齊久存又（國策作亦上有此字）一計也此兩計者（國策作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史記作詳）計而審處一焉（國策作也）且吾聞之（國策無之字）規（國策作效）小節者不能成榮名（國策作行）

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國策作榮名昔者國策無者字管夷吾國策作管仲射桓公中其鉤國策無其字篡也遺公子糾而史記無而字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史記無身字也若國策無若字此三行者鄉黨不通也世主不臣也史記作世主不臣而鄉黨不通鄉國策無鄉字使管子國策作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史記無終窮抑三字慚恥而不見史記無此句窮年沒壽史記無此句身死而不反于齊國策無此句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國策無則亦名三字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國策無此二句然史記作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

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國策無不恥身在主諸侯句）故兼（國策無故字兼作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史記無據齊三句）而（國策無而下）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國策無而字）光燭（國策作照）鄰國曹沫（史記作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國策作喪）地五百里（國策作千里）鄉使曹子之足不離陳（國策脫鄉字據史記補史記無之足六字）計不顧後（史記作反顧）議不旋踵（國策無此句據史記補）出必死而不生（史記作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亦名字矣字據史記補）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史記

（無以敗軍四句作曹子弃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史記作而退無也字）曹子以爲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史記無曹子以爲齊五字作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國策作劫）桓公之心（之心二字據史記補）於壇位（史記作坫）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史記無而字）三戰之所喪（史記作亡）一朝而反（史記作復）之天下震動諸侯（國策無諸侯二字據史記補）驚駭威信與楚（史記信作加楚作越）傳名後世（史記無此句）若此二公（史記作上）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史記作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國策無亡軀滅後四字據史記補）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史記作感忿）之心（史記作怨）而

成終身之名（史記無而字成作立）除感忿之恥（史記作棄忿悁之節）而立累世之功（史記無而字立作定）故（史記作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而字據史記補）名與天壤相敝也（史記作弊）公其國之（史記作願公擇一而行之）

燕將得齊三日乃自殺（戰國策齊策史記魯仲連列傳並載此書文句小異參攷考訂注各句下攷書後戰國策作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倒韣而去史記云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考太平御覽卷三自五十又卷五百九十五遂引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軍殺燕將軍騎劫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城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得書三日乃自殺本書與史記所載合據訂正）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為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

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狄人乃下陸閔

案齊策劉向說苑指武篇亦載此節文句小異

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為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見三人故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廄馬百

乘甄不被繡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衣縠紈食粱肉豈有毛廧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好士未也戰國策齊策

秦圍趙之邯鄲史記作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圍十餘月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求諸侯之救兵莫敢擊國策無此二句據史記補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史記作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史記作為急圍趙者前與齊閔史記作湣王爭強史記作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史記無此三字今齊閔史記作湣王

已益弱（已字據史記補）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復字據史記補）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史記作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國策作百萬之衆折於外據史記改）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史記作新下同）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仲字據史記補）始吾（史記作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

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同鈔作介無介字據史記改）爾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仲字介字據史記補）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史記無而字見作交）辛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仲字據史記補）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也（史記有仲字無也字）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既字據史記補）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君字據史記補）今吾視

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也字據史記補）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史記無也字）魯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史記有爲字容作頌）今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者字而字據史記補）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史記則作即）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史記正作政）於天下則連有赴（史記赴作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以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將字據史記補）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則字據史記補）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

從秦若乃梁者（者字據史記補）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史記無邪字）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史記也作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史記無將字奈何作何如）魯連曰昔者（者字據史記補）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史記無此句）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史記無田嬰二字作因齊）則斮之（之字據史記補）齊威王（齊字據史記補）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

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史記作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而字據史記補）畏之也魯仲連曰然（史記作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史記無此字）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噫字據史記補）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史記作吾將言之）昔者鬼（史記作九下同）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史記無故字入作獻）紂

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史記作彊）辯之疾故脯鄂侯

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史記作羑）里之庫（姚宏本作車）

百日而（史記無而字）欲令（姚宏本作舍）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

（史記無帝字）王卒就脯醢之地也（史記無也字）齊閔王將之魯

（史記作齊湣王）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

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取禮而來待（史記無待字）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避（史記作辟）舍納筦鍵（史記作管籥）攝衽抱几（史記作撫机）視

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國策作而聽退朝也據史記改）

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史記作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史記作湣）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史記作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史記作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史記作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二也字據史記補）俱據萬乘之國（國策無此句據史記補）交（史記作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

未（史記作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
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史記無二謂字予作與）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
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
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史記無而字）知先生為天
下之士也吾請去（史記作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
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魏字據史記補）奪晉鄙軍以
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國策作擊秦秦引軍而去據史記改）於是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史記無兩仲字）辭讓使者三（國策無使字據史記補）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謂字據史記補）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史記無所字）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史記無所字人作事）仲（史記作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而去終身不復見（戰國策趙策史記魯仲連列傳並載此文句小異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引魯連子曰秦圍趙邯鄲魏侯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令趙尊秦爲帝魯連子說罷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金爲先生壽笑曰若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藝文類聚卷八十三引云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爲魯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釋難解人紛結

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御覽卷八百二六十五卷五十六
十九引云迹御秦軍平原君欲封之終不肯受平
原君乃置酒起起前以千金爲壽先生笑曰所貴
至不忍爲也與藝文所引同即明文選左太沖招
隱詩注引云連御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
去諸書所引互有詳略異同要皆與國策史記爲
一篇之文
兹據前錄

契始封商在太華之陽酈道元水經注卷二十州水上四字據酈注補

松樅商千仞而無枝非憂王室之無柱也水經注卷二十四攷
木藝文類聚卷八十九說憂王爲夏正無之及也
字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八亦無之也二字文選
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作東山有松千
仞無枝非爲正直無枉自然又枚叔七發注引上
二句作東方有松樅
商千仞而無枝也

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水經注卷二十五沂水

荆蒯之人辯水經注卷二十六巨洋水

楚王成章華之臺之字據左傳正義補召諸侯酒魯君先至與之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既而悔之伍舉見魯君曰大曲之弓不琢之璧楚王之寶也吳求之弗與舉兵伐楚魯懼奉而歸春秋左傳昭七年正義引云楚子享魯侯于章華之臺與大曲之弓既而悔之薳啓彊見魯侯魯侯歸之文不全據太平御覽卷八百二所引校補又御覽卷三百四十七引上四句又卷八百六亦引上四句脫大曲之弓四字

齊之辯士曰田巴辯於徂丘而議於稷下（曰字而字據文選注）補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異同一日（文選注作史記正義作月）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之不敢復談可乎徐劫言之田巴曰劫弟子（自謂劫已下至此史記正義引脫文選注引作使不敢復說）年十二耳然千里之駒也願得侍議於前田巴曰可魯連往謂田巴曰（史記正義引作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謂田巴曰無願得已下十二字御覽無往謂田巴四字）臣聞堂上之糞不除（史記正義作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何則急者不救則緩者非務（史記正義）

六十五 卷五十七

意林迺作急不暇緩也無何則二字今楚軍南陽伐高唐燕人十萬衆在聊城而不去史記正義無衆在及而字國亡在旦暮耳先生將奈何史記暮作夕無耳字將字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夫危不能爲安亡不能爲存則無爲貴學士矣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爲所貴談者其若此史記正義無則巳曰巳至三十四字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史記正義談作言無也字田巴曰謹聞教明日見徐劫曰史記正義作謹聞命矣巳謝徐劫先生之駒乃飛兔騕褭也豈特千里駒哉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復談

史記正義無之騎駁實字特作直哉作也無於是

杜口易業何無復字　按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此

節文不完具據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四按補及

御覽卷九百二十七引至誅闕命充中多附略文

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引至使不敢復說

馬總意林卷一鬻逆子首條引自刃三何

陳無字謂門客曰昔荊來伐無一人死何國之寡士也門客對曰君車衣文繡士不得以為緣鴈有餘食士不足救稗堂上有酒池士不得一嘗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兩之字據意林補君不能以所輕與士欲得士之所重藝文類聚作若不以所輕與人而欲得人所重據意林不亦難乎藝文類聚卷九十一意林卷一引此者五句文選江文通別賦注引門客謂陳無字曰君車衣文繡

引又劉孝標廣絶交論注引諺曰鷙有餘鷃句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引鷙鳥有餘鷃士不足半菽二句

諺云二字據御覽補百足之蟲至斷而不蹶者至字者字據文選注補持之者衆也意林卷一文選曹元首六代論注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四又卷九百四十八案顏師作三輔注征埤雅釋蟲引作則其所持者衆也

人心難知于天天有春夏秋冬以作時人皆深情厚貌以相欺意林卷一

人君所察者三人字據御覽補不可以不知不知時與不時譬猶冬耕也意林作猶冬耕也藝文類聚作譬猶春不耕也不知行與不行

䜥書下

譬意林作猶以方爲喻也意林爲作作不知宜與不宜譬以錦
綉鷹也意林作將以錦純鷹藝文類聚作譬以錦綠鹿也按此節意林卷一載之無上二句不知宜與不宜二句在前據藝文類聚卷九十九太平御覽卷七百九按補且訂御覽無不知時二句
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
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
和以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
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
得意共山之首司馬貞史記索隱引至歸國于衛也末何據陸德明經典釋文補
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文選王子淵聖主得賢臣

頌注又東方朔傳非有先生論注

展无（御覽作羽）所為魯君使遺齊襄君鴻至淮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一能買鴻耳（御覽作結緒罷鴻也）无所曰吾非不能買鴻也是上隱君下易幣（御覽作微幣）

无所不敢（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六）

六井五餅淺可立待一竈五突烹飪十倍分煙者衆也（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六藝文類聚卷八十引云竈五突分煙者衆也）

胡露之滴工女不能治淵沚之沙計兒不能數（太平御覽卷七十五）

魯連先生見孟嘗君於杏堂藝文類聚作唐之門孟嘗君曰魯連先生有勢數可得聞乎連曰勢數者譬若門關舉之而便則可以一指持中而舉之非便則兩手不勝關非益加重兩手非加罷也彼所起者非舉勢也彼可舉然後舉之所謂勢數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四又卷八十及藝文類聚卷六十三並引首句

弦鏑相第而焰矢得高焉專諸刺王僚闔廬乃成名焉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太平御覽卷四百九

六十五卷六十

古善漁者宿沙瞿子（一作瞿子）使漁于山（一作使魚生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一無子字）不得一魚焉宿沙非闇於漁道也（一作者）彼山非魚之所生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三又卷九百三十五）

●宿沙瞿子善煮鹽瀆沙雖十宿沙不能得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五）

北方有獸名為貀生而角當心俯觸其角潰心而死（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三）

南方鳥名曰鶡生而食其翼（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八）

市處者僕姿腳豕而食市饒也甕泉沃韭織履之亡

從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糒焉非愛其僕妾惡其室父也此其饒羨之與不足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六

子曰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意林逸語

虞氏春秋一卷周虞卿撰名字里居皆無考史記本傳云爲趙上卿故號虞卿又云不得意乃著書上采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志十五篇入儒家隋唐志皆不著錄佚已久明詹景鳳明辨類函云近見京師李氏所藏鈔本旨殊劣必贋作也今亦不傳攷戰國策載其論割六城與秦之失及許魏合從二篇史記取之入本傳劉向新序亦採二篇於善謀上篇證本書謀篇之遺文也茲據訂正錯僞互考異

同錄爲一卷大旨主於合從亦未離戰國說士之習班志列入儒家者其以傳左氏春秋而荀況張蒼賈誼之學淵源有自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虞氏春秋

周 虞卿 撰

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史記新序並有不勝二字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國策新序並作係史記作復姚宏國策本亦作復死寡人使束國策作卷甲而趨新序作赴之何如新序無何如二字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寶國策史記並無寶字據新序補使而爲講史記無而字講作媾新序作備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爲不講軍必破也史記新序夫並作昌講史記作媾新序作備下同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史記作趙之軍乎其史記新序無其字不

趙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 史記有欲字 破趙軍虞卿曰王聊 國策有聊字 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 新序無得字 王之重寶必內 國策作入 吾使吾 史記國策並作趙新序作吾 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 國策無之字 合從且必恐天下之合從必一心 恐下八字據新序補 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講於秦 國策無為及於秦三字新序無於字 秦已內鄭朱矣子 史記作卿新序作虞卿 以為奚 新序作何 如虞卿對曰 國策無對字新序無虞卿二字 王必 國策有必字 不得講軍必破矣

天下之史記無之字賀戰勝者皆在秦矣新序無矣字鄭朱趙之貴人也史記新序並無趙之二字而入於秦史記無而字於字新序無於字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講必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新序無成字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講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不從虞卿之謀也國策無應侯已不至謀也作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下挍樓緩新從秦來王此飾說也漢秘閣元本有秦既解邯鄲之則至割六縣而講二十四字今本脫蓋據史記新序補正應侯至爲天下笑史記新序文同新序多不從虞卿之謀也一句秦既解邯鄲之

閼漢死閼戰國策本作邯鄲之閼史記無之字新序作解閼邯鄲而趙王入朝使趙

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虞卿謂趙王曰國策錯簡承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茲據史記新序訂正秦之攻王國策作趙也倦而歸

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新序作亡其力尚能進之愛王而不史記作非攻

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國策無而字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

以新序作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國策取作攻以送作而資是助

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史記新序無以字王

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國策作樓緩誤據史記新序訂正新序無下趙

詘二字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國策新序並無誠字國策並下有知字新序盡作盡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國策作之所至新序無能字此彈九之地猶不予也史記新序並無猶字也字史記作弗予令秦來年復攻於王新序作來年秦復攻於王國策史記並無於字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請國策作後聽子割矣子能必使史記有使字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新序無我字趙郝對曰國策作樓緩對曰新序作趙郝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新序無之字昔者史記新序並作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新序作若也今秦善韓魏而獨攻王國策並作釋有獨字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新序作必在韓魏之後也今臣

之（新序有之字）為冠下解負親之攻開（國策作啓）關通幣（漢秘閟國策木作）齊交韓魏王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新序無王字國策作不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者（史記有此字新序有者字）必在韓魏之從也（國策作必不加韓魏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國策告上有樓緩之言四字）虞卿對曰（國策無對字）郝（國策作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復（史記無復字國策作更）割其內而講乎（國策無乎字）今講郝（國策作樓緩史記新序並作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史記有以字）今雖割六城何益（國策新序並作益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史記作而媾新序作以搆）此

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國策作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史記新序並無守字史記亦作終）秦倦而歸兵必罷（新序作疲）我以六城（新序作縣）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哉（國策新序强並作强無哉字）今（國策郝作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國策新序並無以爲韓魏至有以十六字據史記補）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新序無即字史記作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新序作來割無地字）王將予

史記作予下有不予史記作弗與則是棄前貲而挑秦禍也史記有則字校閱國策棄前貲今本作前資史記新序並作前功予之則新序作即無地而給之語曰彊國策作強者善攻而史記無而字弱者不能自守國策有自字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史記新序並作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國策彊並作強其新序作共計固史記作故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秦虎狼至無[illegible]史記新序並無[illegible]有之而王之地有盡國策有而字史記新序有盡下脫有而秦之求無已句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史記給上有而字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

案新序計未定上無趙王二字國策必無趙矣下衍卿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日不然云云者錯簡據史記訂正趙王與樓緩計之

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國策作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新序作與秦地與無予孰吉國策有樓緩字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國策臣上有人字一本與史記新序同無人字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國策無對字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國策無王字新序甫作父公甫文伯仕於魯新序甫作父國策仕作官病死婦人為之史記新序作女子無之字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國策作八其母聞之不肯哭史記作弗哭也其相室曰國策無其字焉有子死而不史記作弗哭者乎

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國策無是字也
字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國策作爲死者十六人新序無之字
君是者必其於長者薄國策無必字而於婦人厚也國策無也
字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國策作爲賢母也從妻國策作婦言之
是必不免爲妬婦也國策無是字婦下有也字新序婦作妻故其言一也
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國策作與
則非計也言予國策作予不同之則史記新序無則字恐王以臣之
史記新序無之字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國策無大
字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

仙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愼勿予史記新序並無丁以飭新序無人引工三字國策錯簡在前段據史記新序訂正愼史記作脊國策作必王曰諾國策有此三字樓緩聞之入見於王史記新序並作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國策作告之樓緩對曰國策無對字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國策作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新序作搆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國策作我將因彊而乘弱矣國策彊作強無矣字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新序無則字國策無此字故不如亟割地爲和國策如作若爲作求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國策作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史記有彊字怒乘

趙之樂（國策作傚）而瓜分之（史記無而字）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新序且作見國策無乎字）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國策無此二句）顧王以此決之（國策無顧字決作斷）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國策有又字史記新序入並作往）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國策哉作矣無所以二字者作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為和（國策有此二句）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國策無之字）猶不言其（國策作不亦大史記無其字）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國策作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國策無而字）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國策無之字）六城幷力而西擊

也史記無而字也字新序無也字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國策無則字之字也字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婧於王也從秦爲婧韓魏鬭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國策無而齊趙已下六十七字一舉下無而字按史記新序有新序無上而字婧並作構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史記作則使新序作卽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國策作反秦之使者史記無之字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國策作逃去

按序引主與之謀秦下云虞卿之謀行云是劉向語不錄按此篇襍秦國策趙策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劉向新序卷九善謀篇迻載文句互有異同國策以傳校新序從奈來一段錯簡在前凡趙邦言皆竄樓緩明烏程閔齊伋據漢秘閣本元有秦既解邯鄲之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講二十四字謂史以為亭首者此策舊非出邯鄲圍後事策中既有趙郝約事在說簡知以趙郝為樓緩為後人所改亦負史記新序訂正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史記作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歸之論從也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史記作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

爲從對曰魏過王曰然故寡人不據虞卿曰王亦過矣史記作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國策作王曰何也據史記補曰凡强弱之舉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史記作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故臣曰魏過王亦過竊以爲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爲從國策無此三句據史記新序補　按戰國策趙策史記虞卿列傳新序善謀篇並載文異茲據參訂

子編儒家類

兒寬書一卷　漢兒寬

公孫宏書一卷　漢公孫宏

終軍書一卷　漢終軍

吾邱壽王書一卷　漢吾邱壽王

莊助書一卷　漢莊助　缺

揚子法言宋氏注一卷　後漢宋衷　缺

揚子法言虞氏注一卷　吳虞翻　缺

正部一卷　後漢王逸

仲長子昌言二卷　後漢仲長統

魏子一卷後漢魏朗

諸葛武侯集誡一卷蜀諸葛亮缺

周生子要論一卷魏周生烈

平原君書一卷漢朱建撰建楚人故淮南王黥布相布欲反嘗諫止之布不聽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漢書有傳藝文志儒家平原君七篇注朱建也按建本傳只記其救辟陽侯一事與梁孝王刺爰盎事敗鄒陽爲之至長安說寶長君絕相類要皆戰國之餘習乃班志於鄒陽入從横家於平原君則入儒家必其佚篇多雅正語然今不可見矣輙取本傳中說閎籍孺一篇附載事蹟聊備觀覽云爾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平原君書

漢 朱建 撰

說閎籍孺

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漢書本傳

附事蹟

漢書曰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旣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

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廼奉百金稅劉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毁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臣閎籍孺說之云云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困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與諸呂至深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

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
朱建爲其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建欲自殺諸
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爲建曰我死禍絕
不及乃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
意也乃名其子拜爲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駡
單于遂死匈奴中

劉敬書一卷漢劉敬撰敬齊人本姓婁氏高祖以都秦之計出婁敬言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爲郎中號曰奉春君後封建信侯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劉敬三篇唐志不著目其文散見本傳中今據錄之陳仁子論都秦以爲使後世不務德而務險者得敬言以爲藉口得爲至論乎司馬溫公論和親以爲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于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然則敬之爲策大抵權宜救時之計然漢兼王霸以爲家

法則當日之列於儒家者蓋有由已歷數馬國翰竹

吾術

劉敬書

說都秦

漢 劉敬 撰

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絫善十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都雒以爲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

戰滎陽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
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絕傷夷者未
起而欲比隆成康之世臣竊以為不侔矣且夫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
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
都之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鬭不搤
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
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上疑未能決及留侯
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漢書本傳

和親

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

在匈奴子婿死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

高帝曰善

徙民

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以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

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上廼同

至言一卷漢賈山撰山潁川人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山受祛學嘗給事潁陰侯爲騎文帝時數上書言事具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賈山八篇今只傳至言一篇若諫文帝除鑄錢訟淮南王無大罪言柴唐子爲不善三疏當在八篇中而世不傳本傳全載此篇之文據錄爲卷即以至言標目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眞西山稱其爲忠臣防微之論而以陳善閉邪許之王伯厚謂山之才亞于賈誼其學粹于鼂錯乃班書以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斷之豈其

然乎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至言

漢 賈山 撰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

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
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為宮室
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
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
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
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
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
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桼塗其外被以珠玉
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薶之侈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

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

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

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兵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

訢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

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

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

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

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

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

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

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

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

十者二筭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
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
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
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
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
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
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
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裁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

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漢書本傳）

河間獻王書一卷漢劉德撰按漢書景十三王傳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皇帝栗姬生臨江閔王榮河間獻王德又云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又云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藝文志儒家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隋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劉向說苑引四節據輯並取春秋繁露所載問孝經一節附後其說稱述古聖粹然儒者之言唯於伐有苗云天下聞之皆非禹

之義而歸舜之德又引子貢問爲政孔子曰富之旣富乃教之也與尚書論語與拔王充論衡云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云云然則獻王所見論語爲河間本所謂古論語也其援尚書亦當是眞古文說未可執今所傳之本以爲引稱舛誤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河間獻王書

漢 劉德 撰

對上下三雍宮

河間獻王曰堯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當舜之時有苗民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

蘇之川因此喩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喩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而歸舜之德劉向說苑君道篇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于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于民也同上

河間獻王曰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

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說苑建本篇

河間獻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同上

附錄

問孝經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爲冬金爲秋土爲季夏火爲夏木爲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爲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爲人之道也

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對曰地出雲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出之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土土之於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

於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美於甘五色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

兒寬書一卷 漢兒寬撰寬千乘人治尚書事歐陽生

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官至御史大夫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兒寬二篇隋唐志不著錄其書散佚今取本傳對封禪及律歷志正朔之議以復二篇之舊茅鹿門曰封禪一事相如導之始而兒寬成之終君臣上下各以諂附此亦責備賢者之義然其文訓辭深厚油然見經術之光宜梁相褚大與議而服其莫及而謙總條貫之言紫陽攻之以注孟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漢　兒寬　撰

封禪

上諭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

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
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陛下聖主所由制定其當
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尊優游數年使羣臣得
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
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
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御史大夫從
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
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
辟雍宗祀泰山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

方象以承嘉祀爲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俟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
上元甲子肅邕永享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
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
之觴 漢書本傳

正朔

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創業變
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等聞學褊陋
不能明陛下躬聖發憤昭配天地臣愚以爲三統之

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爲萬世則漢書律歷志

公孫宏書一卷漢公孫宏撰宏字伕據西京雜記載鄒長倩與公孫宏書則子卿其字也菑川薛人武帝元光五年以賢良對策擢第一官至丞相封平津侯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公孫宏十篇今不傳本傳載其對策上疏對問之語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亦引之並據輯錄夫宏在當日東閤延賢布被昭儉亦賢相也特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與汲黯不相能一時輿論少之至其言論通達治體亦不盡曲學以阿世班固入其書於儒家非無見也歷城馬國翰竹

吾甫

公孫宏書

漢　公孫宏　撰

策對

上策詔諸儒宏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法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

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德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

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

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宏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漢書本傳

上疏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雋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對册書問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

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鑠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恐尚竊遲之亟同上

上書

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皆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史記弘上傳漢書兩通字俱作達

答東方朔書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鼈可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散文

舜牧羊於黃河遇堯舉爲天子太平御覽卷八十一引公孫宏

六十六卷二十九

終軍書一卷漢終軍撰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官至諫大夫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終軍八篇今見本傳者四篇餘皆散佚不可復見茲據輯錄白麟奇木之對不無傅會胡越內附書亦在中然其文若不經意而音節自諧宜林論元數爲天與之奇才而惜其壽之不永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終軍書

漢 終軍 撰

白麟奇木對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

能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崇嚴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尊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寶焉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

也宜因始時令日改定告元首以白茅於江淮發疑號于楚郢以應禍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竢之耳漢書本傳

詰徐偃

元狩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

假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

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

有東海受鹽鐵假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孰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假䆫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會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假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爲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假自予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假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假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假即罪

奏可

請使匈奴

當發使使匈奴單自請曰單無横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

並同

上

吾邱壽王書一卷漢吾邱壽王撰壽王字子贛趙人官至光祿大夫侍中事蹟詳漢書本傳漢藝文志儒家有吾邱壽王六篇庾邱說一篇庾吾古字通用皆壽王所撰著也隋志儒家不載其書而集部云梁有漢光祿大夫吾邱壽王集二卷亡則阮孝緒七錄入其書於集中至隋已佚矣今本傳載駁公孫宏及說鼎二篇藝文類聚載論一篇北堂書鈔亦引其說並據輯錄仍依漢志入儒家黃東發謂賢臣壽王皆武帝私令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朔方者優

焉然謨鼎非周鼎之説則佛僊取龐爾立論最當此

書之定評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吾丘壽王書

漢 吾丘壽王 撰

駁丞相公孫宏禁民不得挾弓弩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

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

張射夫既同獻兩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漢書本傳

說鼎

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

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威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同上

驃騎論功論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諸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師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幷海內之

後以威力為至道以權詐為要術遂非唐笑虞紀滅

備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務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從覲朝廷下候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克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五十九

正部論一卷後漢王逸撰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順帝時爲侍中事蹟具後漢書文苑傳七錄儒家有正部論八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馬總意林載正部十卷或因庾仲容子鈔之舊目也意林引十三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亦引之或作王逸子即正部也合輯佚文爲卷書多勸學語亦每論當代著作如謂淮南浮僞而多恢太元幽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皆確當不易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正部論

漢 王逸 撰

凡人睩睩冥冥學以啓蒙行以處身進于道則成君子非于禮則曰小人君子之舉履德而榮光小人之動險惡而傷刑馬總意林卷四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涅則黑同上 太平御覽卷八百十四涅作泥餘同

玉不琢則南山之圓石意林卷四

羊術之徒不避履領奔北之士不憚斧鉞同上 太平御覽卷

三百四十一引下二句作弇迸

漢家窮天經究地圻左湯谷右虞淵前炎楚後槃門祁連以北黃山以南碣石以東合黎以西莫不稽貢來貢意林卷四

仲尼叙詩上調天歆下調民詩兼該男女究其表裏淮南浮僞而多恢太元閎虛而少效法言雜錯而無主新書繁文而鮮用上並同

或問玉符曰意林作玉符云據文選注補正赤如雞冠黃如文選注作烝蒸栗白如脂肪文選注作脂肪御覽引作脂肪與意林同黑如淳作文選注純

滌此文選注無此字玉之符也言成雅訓辭作典謨此人之符也意林卷四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二文選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李善注太平御覽卷八百五亟引至玉之符也又卷九百六十四引作玉府云赤如雞冠黃如蒸栗

山神曰螭物精曰魅土精曰獖羊水精曰罔象木精曰畢方火精曰遊光金精曰清明天下有道則衆精潛藏意林卷四

天以仙人曰子衆人曰芻狗愛其子私其壽賤芻狗聽其天

君不學譬如無目而視無脛而走無翅而飛無口而

語不可得也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猶朽株枯樹逢風則仆

明刑審法憐民惡下生者不怨死者不恨謗曰政如冰霜姦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賊不生龍同上○

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曰曰字據御覽補周流絕域十有餘年自京都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其中胡貊怯其因字據御覽補百有餘國或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皆知其習俗俗字據御覽補始得大秦浙衛眥暫也與此南北京背

鈔卷四十引王逸子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九引作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與曰周流絕域東西數萬里其中胡貊皆知習俗始得大蒜蒲萄苜蓿等殺北堂書鈔所引多脫遺而書鈔亦於周流上脫曰字萬里下脫其中胡貊門字知其習上下脫皆字俗字校補又御覽卷九百七十七引正部曰張騫使還始得大蒜苜蓿尤爲簡略而可證諸書中之引王逸子皆正部論也

顏淵之簞瓢則勝慶封之玉杯何者德行高遠能絕殊也（藝文類聚卷七十三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九並引王逸子）

自比如萍隨水浮游（藝文類聚卷八十二引王逸子）

草有巨暢威蕤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美異於群類者也（徐堅初學記卷二十八引王逸子脫梧桐字美作矣太平御覽卷九百九十四）

引有士句

仲尼門人餔道醇飲道宗太平御覽卷四百三

夏禹治水腓無胈脛無毛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二

易與春秋同經總一機之微經營天道以成人事太平御覽卷六百九

自幽厲禮壞樂崩天綱弛絕諸侯力攻轉相吞滅德不能懷威不能制至于赧王遂喪玉斗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五引王逸子又卷八十五引正部無天綱何赧王作王赧玉斗作天位

仲長子昌言二卷後漢仲長統撰統字仲理山陽高平人官尚書郎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傳言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章懷太子注昌讜也尚書曰汝亦昌言隋志雜家十二卷錄一卷唐志儒家十卷其書散佚惟本傳載其理亂損益法誡三篇明胡維新西京遺編刊之爲一卷今更蒐補殘遺分爲上下二卷其言皆事切中利弊繆熙伯以董賈劉揚擬之洵

非溢美合依唐志入儒家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昌言表

魏 繆襲 撰

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大司農常林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御覽

引經直字矜作拘每列作州御覽郡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御覽作語默六十六卷四十三
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獻帝在許昌尚書令荀彧領
典樞機好士愛奇聞統名啓召以爲尚書郎後參太
祖軍事復還爲郎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統每論
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歎息輒以爲論名曰昌言凡
二十四篇魏志劉劭傳裴松之注七百三十九引統性倜儻至謂之狂太平御覽卷就
後漢書仲長統傳云又人東海繆襲常稱云云才章足以繼西京董賈劉揚
亦表中郎據補

仲長子昌言卷上

漢 仲長統 撰

理亂篇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夫或曾為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為等儕矣或

姚媛餘補校

會臣虜我矣或脅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伺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奪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纘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宴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處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雷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稱其聖賁育首尙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意林引無之字主作王見天

下莫敢意林無敢字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恣其私嗜意林無自謂十二字嗜作情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意林作聚鄭衛之聲意林作音入則耽於婦人意林作騁于婦人而不反出則馳於田獵意林獵作弋下有而不還三字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澹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倚𦤎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意林引無荒廢四句作信任親愛寵貴后妃命移遷去不自知也使餓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

係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

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

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鐵網之禍也迷于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老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攬無窮之福利而善士甘不赦之罪辯尚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修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爲況背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慾也昔春秋之時羽氏之亂世也迷乎戰國則又甚焉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然虐不已以掃滌

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消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後漢書仲長統傳馬總意林卷五引

後闕愍王
十四句

損益篇

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勢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污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

恩義猶尙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揗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為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勢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土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靑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

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寃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

非仙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兇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

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
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宰者爲人上者也衆
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
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
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
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
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洿澤猶有可
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
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

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藝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職撥篡奪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絶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謀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五之

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求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頹廢屬斷絕網羅遺漏拱押天人矣或曰善為政者從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為之以無為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本可

亂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貧不亦仁乎衣食有餘

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絜而失才能非立功之賢也以廉舉而以貧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因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

縣之所居不遐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
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
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
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
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
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
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
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
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

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班祿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後漢書仲長統傳

法誡篇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政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

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大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旱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

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愼修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

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
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
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背莫之悟
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
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
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異也母
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
然之敗無世而無之頃之斯器亦可痛矣未若置丞
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

宵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加此在位病人果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隲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於婦黨筭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上同

仲長子昌言卷下

雜篇

敎化以禮義爲宗禮義以典籍爲本常道行于百世權宜用于一時高辛已往則聞其人不見其書唐虞夏殷則見其書不詳其事周氏已來載籍具矣馬總意林卷五

建旗伐鼓高烽明候守邊之猛將非中國之良吏和鑾旂循術消道而行使梓揖讓諸夏之威儀非夷狄之有也

進賢之于哀帝非有骨肉絲髮之親又不能傳其氣類定其繼嗣以丈夫褻接之歡自成膠漆也

桓帝顯位刺史者皆是宦臣子弟猶如豺狼守肉鬼魅侍疾曰在天之內在人之外（一本日作口案此節疑有訛缺）人愛我我愛之人憎我我憎之

天下士有三俗選士而論族姓閥閱一俗交游趨富貴之門二俗畏服不接于貴尊三俗天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于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

天下學士有三蠹焉質不知詐不言一也竊他人之說以成己說二也受無名者移知者三也

知言而不能行謂之疾此疾雖有天醫莫能治也

同于我者何必可愛異于我者何必可惡知足以立彼之非能足以固案何有欽文

附者不盡疏者不遠

婦有婣哭良人暮適他士涉歷百庭顏色不愧今公侯之宮矣女數百卿士之家侍妾數十晝則以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血氣

人之性有山峙淵渟者患在不通嚴剛貶絶者患在傷士廣大闊蕩者患在無撿和順恭慎者患在少斷端慤清潔者患在拘狹辯通有辭者患在多言安舒沈重者患在後時好古守經者患在不變勇毅果敢者患在險害（上並同）

疏濯胸臆澡雪肢心使之芬香皓潔白不可污也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鍊之以致其精瑩之以發其光（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引道德五句 文選劉孝標廣絶交論李善注引道德四句）

幽閒則攻人之所短會同則遂人之所長負我者我加厚焉疑我者我又加信焉難必相恤利必相及意林卷五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怡者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引幽閒三句無兩所字厚焉下接此句與文勢微之常總承負我者四句今補正

事君不爲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不爲人所信義未至也意林卷五

父母不好學業遺子孫學之可遺而學也父母不好士惡子孫友之可違而友也同上

英辭雨集妙句雲來同上庾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引作英才若雨妙句如雲

六十六卷五十七

文選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
論注作爽籟雨下妙何雲布

愛惡相攻命之自然也愜快以志人情之所欲也意林

卷五

噉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得道者生六翮于臂長毛羽于腹飛無階之蒼天度無窮之世俗同上

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人夭此寒暑之方驗於人也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溫而飽之則引月少此寒溫饑飽之爲修短驗於物者也意林卷五引作北方寒而
人壽南方暑而人夭如蠶寒而饑則引日多溫而
飽則引月少文句脫誤　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

亦引此論究其誰論

湯娶後秦僉後即臯陶子也意林卷五

昔詣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鄭道元水經注卷十五引仲長統

天爲之時而我不農穀亦不可得而取青春至焉時雨降焉始之耕田終之簠簋惰者釜之勤者鍾之矧夫不爲而尙得乎食也哉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叢林之下爲倉庾之坻魚鼈之堀爲耕稼之場者此不長所用心也是以太公封而斥鹵播嘉穀鄭白成

而闕中無儀矣譙食魚鱉而藪澤之形可見觀草木而肥撓之勢可知

稼穡不修桑果不茂畜菹不肥鞭之可也樹落不堅垣牆不牢掃除不淨笞之可也此督課之方也且天子親耕皇后親蠶況夫田父而懷窳惰乎

鮑魚之肆不自以氣為臭四夷之人不自以食為異生習然也居積習之中見生然之事孰自知也斯何異蓼中之蟲而不知蓼之甘乎上並同

宋均為九江守夏以日冬以日中

北堂書鈔卷三十五

六十六卷五十八

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升階越等其步也亂亂登朝級敗傷禮法是以古人之初仕也雖有賢才皆以級次進焉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哉國之無利器猶鑊以鈆刀而望其切不亦疏乎北堂書鈔卷四十九引云公卿大夫雖有賢才皆級次進官猶如級階之有等也脫略不具太平御覽卷二百三引此節差完足據補正

今爲宮室者崇臺數十層長階千百仞延袤臨浮雲上樹九丈旗珠玉翡翠以爲飾連帷爲城構帳爲宮起臺榭則高數百丈壁帶珠玉土被緹繡嬰閣詞藝文類聚卷

今人主不思神芝之朱草甘露醴泉湧而患枇杷荔支之腐亦鄙矣藝文類聚卷八十七太平御覽九百七十一兩引一引作今人主不思神芝之朱草四字據補

漢哀帝御覽作安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東廡御覽作廂柏樹及永巷南闕御覽作閣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也羣臣皆賀受賜藝文類聚卷八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

遼州之縣界至數千而諸夏有十畝共桑之迫遼州有曠野不發之田代俗安士有死無去君長不使誰

能自往親遊之地亦可因非徙人便以守禦杜佑通典卷一

遷為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史記滑稽列傳司馬貞索隱

人主臨之以理公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注又阮嗣宗為鄭沖勸晉王牋注

猗綜人情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文選曹子建雜詩注又曹子建與吳季重書注

清如水碧潔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

也文選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

古之葬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注

備撰發高雲文選石季倫思歸引序注

羲曆既明鼇躍消火文選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

子長班固述作之士文選任彥昇王文憲集序注

高光二祖之神武遐際會而不能得文選干令升晉紀總論晉武帝革命注

天文官者圖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官職文選范蔚宗宦者論注

宦豎傳遊房闥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恣於武皇游燕後庭道中書之官領受其事

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前同上）

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文選李蕭遠運命論注）

深心測意世加甚焉（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注）

運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文選陸佐公石闕銘注）

五位以正方面（同上）

直道正辭貞亮之節（文選蔡伯喈郭有道碑文注）

百夫之豪州以千計 文選王簡栖頭陀寺碑文注

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上同

規矩可模者師傅之德也 文選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注

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 文選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碑文注

彖者竟官也尙書曰彖者掌邦治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

荊子訓不知何郡人到陝公舍自云今日當死陝公與之一著單衣於是入室須臾日中果死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十一

勿以書君教令記爲刺過今之彼以彖爲 太平御覽卷六百九

二一

攻玉以石洗布以灰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六

魏子一卷漢魏朗撰朗字少英會稽人官至尚書嘗與陳蕃李膺交遊矜尚氣節海內列名八俊事蹟具後漢書黨錮傳及虞預會稽典錄其書向列隋唐志並三卷馬總意林云十卷原書佚唯意林載十二節其薄然當自日與蓼蟲二條文義不完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所引補訂又從御覽文選注輯得五節合錄並附將為一卷語多精粹如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又云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非功深道毅孰能與於斯歷城馬國

翰竹吾甫

魏子

漢 魏朗 撰

源靜則流清本正則末茂內修則外理形端則影直

馬總意林卷五

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君子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錄人一善則無棄人採材一用則無棄材

人皆易華嶽以誚卑小故登之而摧傷難天以謂高大故不畏而無災

上並同

搃文伯君杉 卒六卷六十四

鼎以希出而世重之釜鐺常用而世輕之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引鐺作鬲轑下脫之字

古有弟子病師數往看之師至弟子輒起因勞而致死師非不仁弟子非無禮傷于數也意林卷五

居危殆之國治不善之民是猶薄冰當白日蒸毛過猛火也雖欲遠害其勢不可意林卷五引薄冰四句脫也字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九引有居危至是猶十二字

君以臣爲本以民爲根猶室與柱梁相持也梁不強則上下俱亡故蓼蟲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

芥賤也本不可失也意林卷五引參與四句芥賤下無也字末句作失于本不可也藝文類聚卷八十二亦引此四句誤題魏文子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九引此節文較全又卷九百八十亦引下四句

諺曰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意林卷五

君子表不隱裏明暗同度

甚躬一作窮富貴之梯階

仲尼無契於天下而德著古今善惡明也鏡照醜好而人不怨法明善惡而人不恨並同上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八

引上三句

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意也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李善注

北夷之氣象牽羊南夷之氣類船山海之氣象樓臺宮闕都邑之氣象林木太平御覽卷十九

雲霧之盛須臾而訖暴雨之盛不過終日是以人君喜怒不見於容同上

堯入百仞之淵則不照三里非朦闇位卑勢下故也

桀紂昇百丈之陵能見四海非照明位高勢尊故也

太平御覽卷五十三

夫樹樹異風人人異心不可以一撿量故龍龜得水則生虎豹得水則死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二

附考

會稽典錄曰魏朗字少英會稽人靈帝即位竇武陳蕃等欲誅宦官謀泄反爲所害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子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丹陽牛渚自殺海內列名八俊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八

魏明帝甄表狀云尚書會稽魏朗字少英狀朗資純美高亮幹輔國朝忠蹇正直之節播於京師陶濬聖賢羣輔錄

周生子要論一卷魏周生烈撰烈有論語義說已著
錄經籍纂詁十六國春秋且渠茂虔永和五年遣使
如宋表獻方物並獻書一百五十四卷有周生子十
三卷隋志儒家類注載周生子要論一卷云梁有又
云亡唐志復有周生烈子五卷梁時卷數雖多而
已非茂虔所獻之原帙矣今佚馬總意林載其十節
序一節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白六帖太平御覽諸書
亦引之合輯二十二節別出序於卷首仍依隋志標
題其語皆譏論法言自序謂以堯舜作幹植仲尼作

儞誠抗志高蹈言雖大而非夸也歷城馬國翰竹吾
甫

周生子要論序

六敬邵夫燉煌周生烈字文逸遭亂後天下潰亂哀苦之間故著此書以堯舜作幹植以仲尼作師試

馬總意林卷五

周生子要論

魏　周生烈　撰

御馬失節其車是碎御天下失節四海失墜桀紂是湯武之御泰頂是大漢之轡四逆不與則四順不昇 馬總意林卷五　太平御覽卷八十七引桀紂四句

賢哲不可以色貌誘之猶張羅恤鳳施穽誘麟伯樂相馬取之于瘦聖人相士取之于疏 意林卷五

聽訟不如使勿訟善斷不如使勿亂

理天綱伎八柄運元象撮衆 者天子也撫人物參

天意者三公也執分節事修理者士也
臨死修善于計已晚事迫乃歸于救已微
有階者易成基無因者難成時
鴆傳隼翼羔披豹皮類似實邈表是裏非
人者天之舌物者神之口天高地厚報應故晚僻者
主之弓弩教者君之機關
矜賞若春垂罰若秋行禮若火流教若水
議一得百爭十失九上 並同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子賢則流不賢禪

人道無私也禮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也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三十七

夫獨御覽作徵葉之風不應入節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太平御覽卷九

天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所以平者人平也人所以平者心平也心所以平者衡平也衡所以平者銖兩平也銖兩所以平者毫釐平也無所不均也無所不平也謂之太平夫天之於物無所偏阿君之散恩無所外內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引首三句太平御覽卷四百二十九引全節作政所以平者心平也

口者言之門將者舌之藩齒者脣之合也故子貢曰

咽不及舌白居易六帖舌部又脣部引脣者舌之藩句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七引口者言之門句

仁如春風惠如冬日太平御覽卷二十

居堯舜之位而不行唐虞之政者猶反衣狐白步崒驟耳太平御覽卷七十七

舜嘗爲五龍以騰唐衢武嘗服九駁以馳文塗此上御也太平御覽卷八十一王應麟困學紀聞

人君其尊賢衣吉辟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泉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七

行賞不洽於人是春半生也行罰不威是秋半死也半生之春不洽於仁半死之秋不專於義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三

雁饌斑錯所享不過一味華蘤結駟列道督躡其榮不過容膝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

昔伊尹操商梧姬公握周機管子執齊鉞范蠡奮越權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三

夫忠諫者之杷扠正人國之掃彗也秉杷執彗除凶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五

子編儒家類

王子正論一卷　魏王肅

去伐論一卷　晉袁宏

杜氏體論一卷　魏杜恕

王氏新書一卷　魏王基

周子一卷　吳周昭

顧子新語一卷　吳顧譚

典語一卷　吳陸景

通語一卷 晉殷基

譙子法訓一卷 晉譙周

袁子正論一卷 晉袁準

袁子正書一卷 晉袁準

王子正論一卷魏王肅撰肅有諸經注聖證論已各著錄此書隋唐志俱載十卷入儒家類今佚攷晉書禮志引王景侯之論三國志肅本傳載其對帝及司馬宣王語當從本書採取又通典引王肅議及諸答問太平御覽引王肅議禮雖不顯標書目要是佚說之散見者並據輯錄其說於禮制加詳多所駁糾蓋在當日欲與鄭氏角勝均幟自成一隊抗顏高論亦足名家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子正論

魏 王肅 撰

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三國魏志本傳

帝又問曰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

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隱切在孝武而不在史遷也同上

嘉平四年五月六字依晉書補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同上又晉書五行志

嘉平六年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

之遂破儉欽（三國魏志本傳）

王社謂春祈藉田秋而報之也太社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於京都也（晉書禮志引王景侯之論）

太尉等祭祀但稱名而稱臣每有事須告皆遣祝史狀（杜佑通典卷四十五）

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祖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通典卷四十九）

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曰今宜以崩年數按春秋閔公二年夏禘于莊公是時縗絰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卽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到禫月乃禘同上

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於禘祫宜存古禮通典卷五十

尚書薛悌奏刺史所上靈命瑞圖當下洛陽宮臺使太尉醮告太祖文昭皇后廟王肅議曰禮有事於王

文則以王毋配不降於四時常祀而不配也且夫五精之帝非並於地今祭嘉瑞以告而地獨闕於義未遍以地配天於義正宜 通典卷五十五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王肅議曰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師無事於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淡支除祕祝所以稱仁明也 通典卷五十五

司徒廣陵陳矯字季弼本劉氏養於陳氏及其喪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答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

陳其子無服甚失禮矣爲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不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爲人後者其婦爲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爲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親而降一等（通典卷六十九）

晁尚書奏以故漢獻帝嫡孫杜氏鄉侯劉康襲爵假授使拜授康素服王肅議曰尊者臨卑不制緦麻故爲之素服今康處三年喪在縗絰之中若國喪以命之則無役素服若以尊崇王命則吉服以拜受拔尚

書康王受策命吉服而受之事畢又以吉服出應門內以命諸侯皆出然後王釋冕服故臣以諸侯受天子之命宜以吉服又禮處三年之喪而當除父兄之喪服除卒事然後反喪服則受天子命者亦宜服其命服使者出反喪服即位而哭即合於禮又合人情詔從之通典卷七十二

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諡告四祖祝文於高皇帝稱元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元說皆云

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通典卷七十九

又前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爲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謂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爲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上同

尚書又前啓衣還殯臣故當在帳中當填衛見王肅

日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西
辟許吏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
時蔡邕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況今無填
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
臨乃除服同上
尚書盧毓以禮言從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
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如見墳斂髮袒
絰言除斂髮袒絰耳記云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
焉朋友來踰年雖無服猶哭之豈有天子之喪未臨

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祫禘之禮又遠方弔賓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通典卷八十

前議遂除禫除斂髮袒絰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斂髮也貴以元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袷也同上

遂使弔司空陳羣王肅議曰禮臣有父母之喪訃君弔之諸臣之母當從夫爵通典卷八十三

尚書左丞王煛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或以為

宜齊縗或以爲宜無服王肅云王國相本王之丞按
漢景帝時既爲相成帝時使理人王則國家所以封
王相則國家使爲王臣但王不與理人之事耳而云
相專爲理人不純臣於王非其義也今覧至許昌而
開王淩姓名未還恩紀未交君臣未禮不責人之所
不能於義未正服君臣之服停日策名委質貳乃僻
也若夫未策名未委質不可以純君臣之義也禮婦
人入門未三月廟見死猶歸葬於其黨不得以六禮
既備又以入室遂成其婦禮也則臣之未委者亦

不得傳臣禮也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答以其服如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與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與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禮曰與諸侯爲親者服斬雖有親爲臣則服斬縗也臣爲其君服之或曰宜齊縗不亦違於禮乎通典卷八十八

尚書郎武竺有同母異父昆弟之喪以訪王肅肅據子思書曰言氏之子達於禮乎繼父同居服周則子

宜大功也通典卷九十一

高皇諱明是帝既祔儒者遂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或乃同名答曰殷家以甲乙為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捨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傳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為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之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

以爲不學嘗獻子時曾不復爲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爲犯諱亞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俊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國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嘗曰臣多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

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通典卷一百四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爲文爲經國大體惜其局而不宏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

不文不謂庶物當滅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通典卷一百四十七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讌會此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同五聲八

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釋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亦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

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均之舞
同上
季冬大儺旁磔雞出土牛以送寒氣卽今之臘除疫
磔雞葦絞桃梗之屬太平御覽卷三十二

去伐論一卷晉袁宏撰宏有後漢紀已著錄史編隋志儒家王子正論十卷下云梁有去伐論集三卷王粲撰亡唐志復載王粲去伐論集三卷今佚攷藝文類聚引去伐論一篇題晉袁宏書名同而撰人異按隋唐志均無宏撰去伐論之目以題稱去伐論集繹之當是王粲諸論後賢多有擬議一併附入猶王子雍作聖證論而有馬昭孔晁張融等說隋志止題王肅撰亦其例也然無明據姑依所引題宏名取以補仲宣之遺習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去伐論

晉　袁宏　撰

夫君者必量才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苟伐其善必忘其惡於是怨責之情必存乎心希望之氣必形乎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位下人不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弗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三

杜氏體論一卷魏杜恕撰恕字務伯京兆杜陵人尚書僕射畿長子官至幽州刺史加建成將軍魏志有傳書成於廢徙之後本傳云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裴松之注引杜氏新書目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隋唐志並四卷今佚馬總意林載僅六節復採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得數節合錄一卷御覽所引詳言兵體蓋目錄三國

之戰爭感慨爲言與如云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爲暴也語意多本孟子及左氏傳洵有體之名論也傳又云著興性論一篇隋志已不及載未由攷微之矣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杜氏體論

魏 杜恕 撰

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

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 裴松之魏志杜恕傳注引杜氏新書

不動如山難知如陰人有厚德無問小節人有大舉無訾小故隋侯之珠不能無纇 馬總意林卷五

夫人臣猶土也萬物載焉而不辭其重水瀆汚焉而

不辭其下草木殖焉而不有其功
夫行者榮辱之阜白
君子居必選鄉遊必擇士
至人之治也處國於不傾之地積政於萬全之鄉載
德於不止之輿行令於無竭之倉使民於不爭之塗
開法於必得之方庶民水也君子舟也水所以載舟
亦所以覆舟
恕性疎惰但飽食而已家有書傳頗嘗涉歷父兄行
喪在殯多愆孝聲不聞後除中郎又作黃門郎同朝

友人問余志余答曰見大臣議論或黨甲若乙所親或黨乙謗甲所親余處甲乙之間幸無毀譽耳並同上

求脩之業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不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十七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七引脫其次句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遏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一

濫殺無辜之民以逞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卒卒之強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爲暴也

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援德克其國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秀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奚之遲也

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所謂營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哲其民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治國家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黜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及兵而敵人亡逝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

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並同上

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神者誠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六

附錄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鎭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乃上疏云云見篇論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云云見篇論

後考課竟不行樂安廉路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云云見篇論恕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爲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爲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國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

節使其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於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恕倜儻任意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滿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

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爲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爲豐樂亭侯邑百戶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篇魏志本傳

王氏新書一卷魏王基撰基有毛詩駁已著錄經編隋志儒家杜氏體論四卷下注云梁有王氏新書五卷王基撰又云亡唐書藝文志不著錄散佚已久考魏志基本傳載其諫明帝答司馬景王以及料敵策戰之言凡七節又裴松之注引司馬彪戰略載有論胡烈表降一節雖多談兵事而具有儒術知皆從本書採取也並據補錄篇序體格無由盡循其舊而史稱學行堅白可於此想見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王氏新書

魏　王基　撰

明帝盛修宮室百姓勞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

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將切於曩時矣

魏志
本傳

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

抑雖有彼遺逃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遂自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同上

時朝廷議欲伐吳詔恭甚進趣之宜恭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

者𢡱因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以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上向

司馬景王新統政某請戒之曰天下至廣萬機至猥誠不可不矜矜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衆邪不生心靜則衆事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知和遠在身定衆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

事者也上注

毋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者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僶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長

備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人民又州郡兵馬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非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㵐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久方今外有強寇内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

足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同上

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

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兵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 同上

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文王敕軍吏入鎮南部界一

不得有所遺城中食盡晝夜攻壘甚急拒擊破之苻
堅既拔文王與苻堅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
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
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
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
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大半姜維因洮上
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
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先敗於外又內患未

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
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
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
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同上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城鄧由李
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
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司馬文王啓聞
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
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

當因此震蕩江表甚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驟北次
王說出等可疑之狀且當滿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
應之又曰夷陵來道當出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
道當出箭溪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
要害弩馬不[illegible]今者[illegible]用弩弱水淺方降廢盛農之
務徵難必之利此事之危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
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
入不待輜重士衆飢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
兵昧利寡衆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

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慮疑尋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魏志本傳裴松之注引司馬彪戰略

周子一卷吳周昭撰昭字恭遠潁川人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附見吳志步騭傳七錄儒家有周子九卷隋志云亡唐志不著錄佚已久太平御覽引論交一節稱周昭新撰白六帖引二語而已攷吳志步騭傳載其論步騭嚴畯等猶為完篇茲據合輯其論平情準理不為低昂則在當時臧否人物當具有特識遇暴主不以善終惜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周子

吳 周昭 撰

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絶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衞尉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

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温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武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君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役並事明主經營事務出處之才有不

周先愍之名。須及其初此世當人所決勤潰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所損。豈非古人哉。又魯横江昔枝(?)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横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爲名。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

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簡廢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非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惟篤人論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吳志步隲傳云

潁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

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叙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强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禼作司徒疎者能睦廉頗相如忍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强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開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引周昭新撰

居予

猶捧瀰甕沃焦釜 白居易六帖

附攷

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爲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吳志步騭傳

顧子新言一卷吳顧譚撰譚字子默吳郡吳人丞相肅侯雍之孫官至太常平尚書事事蹟具吳志本傳其書本名新言本傳云著新言十二篇隋志作新語唐志作新論皆非原目隋志十二卷以本傳參之蓋篇爲一卷也唐志四卷已亡其八今佚唯太平御覽引數節又本傳載疏一篇隋志無譚集疏當在新言中如賈誼治安疏在新書董仲舒天人策在春秋繁露之類陳壽作譚傳即從譚書採之末故詳言著書篇目其曰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則此疏又爲知難

篇之佚文可知據補合訂一卷改題新言從其朔也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顧子新言

吳　顧譚　撰

知難篇

案顧子新言凡二十篇篇目可攷者唯此故題以冠首

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

嫏嬛館補校

昔漢文帝使愼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 吳志本傳載此疏云云，是竊與譚有隙傳又言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隋志無譚集則此疏取自新言傳特舉知難篇知此疏爲篇中佚文也謹補

雜篇

遂萮生於太山之上豫章長於窮藪之中良匠造舟興工建廟必不取太山之陋質而棄窮藪之美材明矣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引顧譚新言

棄車失轄泛舟無楫欲以不覆未之有也同上

設罝於淵施網於山欲民之愼亦如此也終無魚忍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十二

吳之斷水若魚鱉劉之使山若禽獸太平御覽九百三十二

漢祖驂三龍而乘雲路振長策而驅天下三龍人傑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九引新言

龍潛之水乘雲躍鱗虎嘯之聲因風晉烈逵則振綴

朝堂窮則身親南畝同上

譬猛虎浮水不如鳧鴨騏驎登木不如猿猴太平御覽九百

十九引
新言

附錄本傳

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爲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云云見本書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衞將軍全綜子寄爲霸賓客

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
春全琮時爲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
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
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爲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
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爲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
休承並爲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
搆會譚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
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典語一卷吳陸景撰景字士仁吳郡吳人大司馬荆州牧陸抗之子晉平原相陸機之兄也官至偏將軍中夏督見吳志陸抗傳隋志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并吳中夏督陸景撰亡唐志尚有典語十卷今佚僅從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書輯爲一卷其論文云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語能見大史稱景澡身讀書機雲嘆名與午當必有師資觴原者惜其全書不得見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典語

吳 陸景 撰

神農嘗百草嘗五穀蒸民乃粒食徐堅初學記卷九引陸景典語太平御覽卷七十八作陸景典略

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一

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攄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之淵禮樂之盛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五

孤將與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岛暮至沓渚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一

典語

一如……六十七卷三十八

吳朝貢或犯道背理彫車麗服橫陵市路車服雖侈人不爲榮宮室雖美士不過門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二

顯臣以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 同上

飛車策馬橫騰超邁 一作進 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則進失意則退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文選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李善注引首二句作超進

里語曰仕宦不止車生耳長六尺法六律六陰數也今車上作盤文所以飲後者月滿則虧也 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里語訛爲吳語今訂正

衝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然也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九

猨猵之狗吠於廟門社稷之鼠噛於堂側太平御覽卷九百十

一

誡盈

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藪林竄怨而不蔡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以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

六十七卷三十九

矣是以留侯范蠡棄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以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搆禍鮮以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三引吳陸景誡盈　案此疑是典語中之一篇然引者不明言典語故錄于後

附考

晏及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二月壬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吳志陸抗傳

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

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　張隱文士傳　裴松之[illegible]志注

通語一卷吳殷基撰案三國吳志顧邵傳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裴松之注云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云云又引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文士傳晉張隱所作松之宋人二家所言當得其實隋志儒家有通語十卷晉尚書左丞殷興撰亡唐志云文禮通語十卷殷興續興或基字之訛吳亡入晉官至左丞抑或晉代別有一殷興就基書修而續之故唐志云殷興續也但題文禮通語則其誤顯然殷基

父名禮基不得以父名爲字謂文禮即殷禮而通語
實非禮作蓋以基書載父禮行事遂訛父爲文耳馬
總意林載有通語八卷視隋唐志已少二卷今佚楷
諸書所引並附文士傳爲卷據裴注改題吳殷基撰
或引作殷興者亦注其下以備參攷書中叙載三國
時事可資史攷第稱孫權稱殷禮君父之名不宜指
斥意傳注引者所删其文增入名氏非原書語也歷
城馬國翰竹吾甫

通語

吳 殷基 撰

司馬懿誅曹爽禕設甲乙論平其是非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子枝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己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搆而

鄒姬依補校

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爲君深慮之謂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爲僭濫不當矣蜀志費禕傳裴松之注引殷基通語

初權既立和爲太子而封霸爲魯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羣公之議以爲太子國王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

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胄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隲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宏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分權忠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氏之敗爲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 吳志吳主五子傳裴松之注

據爭曰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

漢武信江充而戮太子瓫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志朱據轉注

殷禮字德嗣殷字據御覽補御覽德誤作往幼而鄉里異之七歲就官學書在師未嘗戲弄吳志注引云弱不好弄諷誦恒不爲聲潛識而已吳志注引云潛識過人師殺雞詣禮父親曰賀此子能興君門行在舟車手不釋卷從曲阿往返遂不知隄瀆廣狹及行旅喧鬧未嘗視之時人語曰奇才强記殷德嗣此上並御覽引少爲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御覽無此五句吳志注引之後與張溫俱使蜀至

荆州虎牙遡水衆人失色德嗣見之無異諸葛亮見之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與兄瑾書云殷德嗣秀才今之儁脟者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十四引殷興通語自殷醴至乃有此奇偉又卷一千引云諸葛亮見殷醴而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下有與兄瑾以下十六字茲據吳志顧邵傳注云醴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弄潛識過人少爲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爲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吳志顧邵傳注

輪者車之跡檝者舟之羽身之須道如此二物馬總意林

毀彼者雷同而鴉噪稱此者火燎而波駭

或問陳蕃忠乎答云單車作討賊之弩頑階非亂世之資知其忠不知其智也

才貴精學貴講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邕文質彬彬徐幹庶幾也並上同

附考

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

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爲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

吳平後爲蒼梧太守少子祕字慶元吳郡太守張隱文士

傳

譙子法訓一卷晉譙周撰　有五經然否論論語注各著錄經編此書稱法訓擬於古之格言亦如揚子雲書稱法言之類隋唐志儒家並八卷原書散佚陶宗儀說郛輯錄十節其輓歌一則文句不全又雜入譙周喪服圖一條頗爲疏略兹更蒐採得十三節合訂一卷史稱周誦讀典墳欣然獨笑以忘寢食則當日心得之蘊於此聊存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譙子法訓

晉 譙周 撰

齊交

夫交之道（四字據藝文類聚補）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朱則赤（此句據藝文類聚補）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爲退讓君子諺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

固於膠漆堅於金石躬遠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賢有貢公之於王吉可謂推賢矣末二句據藝文類聚補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引譙子齊交篇題可見者僅此故錄之於前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譙子曰夫交之道猶素之白染之以朱則赤染之以藍則青又引交得其人四句下有貢公之於王吉二句並據參考補正

佚文無篇目可考者錄後

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爲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戸鄉亭

自刎奉首從者挽至客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爲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悲就樂喪耶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卷十四昭明文選卷二十八繆熙伯徐堅初學記挽歌李善注並引云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其哀故作此歌以寄哀音焉阮宗儀說郛採入譙周法訓節六節較世說注爲略

譙子曰朝發而夕毀宿勤則萊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賈思勰齊民要術序

好學以崇智故得廣業力行而卑體故能崇德是以

君子居謙而法道然後德能象天地初學記卷十七

善斯者足以護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子善發其人足用初學記卷二十二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七說郛採爲第一節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信雁有序序之儀人取法焉初學記卷二十九說郛採爲第二節

人之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其獼猴乎唯人衆而蟲賤也初學記卷二十九太平御覽卷九百一十

夫孝行之本皆本而求末者末見得之者也如或得

之君子不貴矣烏也而御覽作獨有反哺御覽哺下有之心二字況
人而無孝心者乎初學記卷三十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
石門於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況損人功而爲
觀乎非古也封演封氏聞見錄卷六
利物誘人猶飄風之加庶草也唯有直愼者然後不
爲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太平
同太平御覽卷九
御覽卷八十說郛採爲第三節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也猶朽木枯樹

逢風則仆也太平御覽卷八十二說郛採爲第四節

劉項方爭父戰於前子鬭於後太平御覽卷八十七

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六說郛採爲第五節

一産二子者當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答曰此野人之鄙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一說郛採爲第八節

或曰母有疾使其婁爲弼者婁不可以刀擊之爽其面可以爲孝乎曰以刀婁其殺必駭而有愛及之何

有於孝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五引至爲孝平文句脫外據卷八百五十九訂正

貪忍者難爲惠訐煩者難爲恭君子一於禮而已矣

何尊之難爲太平御覽卷四百九十二說邪採爲第九節多末句

君子處陋巷之中奚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

聖人之道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入說邪採爲第十節

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不爲

殤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引譙周喪服圖說邪採爲第七節姑依錄之

爲國者不患學人之害農患治民者之不學太平御覽卷六百七

以道爲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難至可常行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熱船曲折不失其濆是謂乘舟者同上

乘車瑣佩求中道心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袁子正論二卷晉袁準撰準有喪服經傳注已著錄經部隋志儒家袁子正論十九卷唐志二十卷或併目數之歟今佚杜佑通典引十餘節多詳禮服詩禮正義三國志注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亦引稱之或言袁准或言袁子以文辭義例推循知爲正論語並據輯錄分爲二卷其說五行宜祀井明堂非崇廟均有確據至論才性有善有惡則世碩揚雄之緒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袁子正論卷上

晉 袁準 撰

先儒或爲同或爲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貫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杜佑通典卷四十九

論者以爲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中霤中霤土神也火正祀竈而水正不祀井非其類也且社稷爲於人家之屋棟間哉禮記王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其

祀行是說之誤也井不輕於竈行不唯於冬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是也 通典卷五十

唯周官有王大封之文按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于經傳學者疑焉 通典卷五十四

自非繼亂不宜改正也 通典卷五十五

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況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爲無疑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因謂之可婚此不知禮者也或云國語云同德則同姓

同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也斯言何故也曰此司空季子明有爲而言也文公將求秦於反國不敢逆秦故也季子曰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咎犯曰將奪之國而況妻乎趙衰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此不旣了乎（通典卷六十又卷九十五引中外之親四句太平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引至不敢逆秦故也）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再娶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時人以爲依典禮不宜有二嫡袁準曰並后匹嫡禮之大忌然此爲情愛所偏

無故而立之者耳綱夫妻之絕非犯宜出之罪來還則復初焉得而廢之在異域則事勢絕可以娶妻後妻不害焉得而遣之按並后匹嫡事不兩立前嫡承統後嫡不傳重可也二母之服則無疑於兩三年矣

通典卷六十八

時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以尊其母爲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應復言仲子明其與妾與妻也案人來歸成風之襚不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鄰國

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準謂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仲子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禭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身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於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立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通典卷七十二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喪者不祭故也其以出不得

不降妾有母子至親而無服乎釋服而祭可也通典卷八十九

繼父制服四字據通典補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覜顏繼以佗人哉通典卷九十

按禮喪服云為曾祖父母齊縗三月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祖周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爾雅有來孫雲孫仍孫昆孫有相及者故也十世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

五代之祖也蒯聵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曾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故三月以著遠祖之服故齊縗以見高祖以上之服遠祖尊故以重服服之恩殺故減其月數故舉三月則知其遠祖稱曾高其服同也儒者或以高祖無服五屬之文而云無服乎族祖族父緦麻而曾祖三月乎通典卷九十

或人云嫂親者也長嫂少弟有生長之恩而云無服者近非古也殆秦燔詩書之所失也通典卷九十二

從母小功五月舅緦麻三月禮非也從母緦時俗所謂姨母者也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凡稱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稱父姨不稱母也可稱姨不應稱母謂姨母爲從母者此時俗之亂名者之所由誤也春秋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此本名者也左傳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卒繼室以

其姪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爾雅言之穆姜爲得言姨此緣妻姊妹之姨因相謂姨也姊妹相謂爲姨故其子謂之姨子其母謂之姨母從其母而來故謂之從母從從母姨爲親一也因復謂之從母此因假轉亂而遂爲名者也左傳又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會葬曰以肥之得備彌甥先儒曰彌遠也姊妹之孫爲彌甥此臨事說事而遂可爲名乎亦猶從母辭相假也通典卷九十二

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

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緦大功以上可也通典卷一百二

先儒以爲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中不在卒既故宜禫不宜祥通典卷一百三

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縗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曰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縗麻之言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

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緦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知是心喪（通典卷八十引袁准以前後所引例之當爲正論文）

保母者當爲保姆春秋宋伯姬待姆是也非母之名也母者因父得稱且保傅婦人輔相婢之貴者耳而爲之服不亦重乎先儒欲使公之庶子爲母無服而服乳母乎此時俗之名記者集以爲禮非聖人之制（通典卷九十二引袁准）

袁子正論卷下

晉　袁準　撰

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禮記明堂位正義引脫此四字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且夫禮記明堂位正義矣作也無且夫二字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

幹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禮正義無象箸九字）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禮正義無如禮記至此）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非其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

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宮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太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爲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

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淸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

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正義非其處也下云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內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爲證

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
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穎氏曰公
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
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
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
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
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
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
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

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毀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予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詩大雅靈臺孔穎達正義禮記明堂位正義引王所能容也文多脫遺

禋者煙氣煙熅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出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此之謂也難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辨其本言煙熅之禮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絜祀曰禋若絜祀為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絜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詩大雅生民正義引袁準

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

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袁子又按裴注以為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知此及下所引皆袁子正論文

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心腹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

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

日初出遲重也營壘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鬭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鬭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鬭也曰亮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

故聖用之日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

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奇也蜀志諸葛亮傳評注引袁子

袁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方鄧艾以萬人入江由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

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虛故小國之慮在於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魏志鄧艾傳注引袁子

才性論

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元黃應五方之色有五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方之性也曲者中鉤者繩輪桷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

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二十一引晉袁準才性論

天地者帝王所受設祀而敬之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

公羊高道聽途說之書欲以鄉曲之辯論聖人之經非其任也　北堂書鈔卷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六百八

國之大祭有五禘祫郊祖宗報此五者禮之大節也　徐堅初學記卷十三

良醫擬病攻於湊理　初學記卷二十

堯舜之人比屋可封非盡善也猶在防之水非不流也桀紂之人比屋可誅非盡惡也猶在壑之水非不

停也太平御覽卷七十七

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信賞於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七

封禪之言唯聞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而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爲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修封禪之事其側爲封上方丈餘祟於太山之上皆不見於經傳漢之事亦可尋信管仲云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則四嶽皆可封也夫洛陽右天

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

于嵩高可也發必于太山 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 路史前紀卷九羅苹注

引西釋以下未 何作不必泰山

蒸豚搵醬蒸鶉炙鴈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二

遼東細粒爽鵠鷓鴣

河內青稻新城芳稅彫胡細弱滋粱精美 並同上

長安九醞中山清酤 北堂書鈔卷一百四十六

袁氏世紀

呂布之破也 御覽引有呂字 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

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爲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衆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脫我以行陳令軍發足爲行糧而已不以此爲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蜀志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太平御覽五百四十三引袁準正論曰太祖破呂布袁渙在軍中陳羣父子見上按唯袁渙獨高揖不爲禮上嚴憚之又二百七十六引袁子世說曰呂布之破也太祖給衆官車乘使取軍中物唯所欲衆人皆重載唯袁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　案魏志注引此節云袁氏世紀御覽作袁準正論又作袁子世說闕下節裴注亦引作袁氏世紀詞爲準

之自序則此二篇皆正論之文題袁氏世紀者蓋
如太史公之自序漢書叙傳之類叙述先世及己
行事雖作者之本旨繫之篇末然則稱正論者衆
共書稱世紀者衆其篇而世說則世紀之傳訛耳

渙有四子侃寓奧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
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爲
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爲清平稍遷
至尚書早卒寓字宣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
被病未官而卒奧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
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
之不勝己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

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爲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蜀志袁渙傳注引袁氏世紀云此準之自序也

師曠曰人骨法猶木有曲直曲者爲輪直者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二引正論

袁子正書一卷晉袁準撰準著正論之外又有正書隋志云梁又有袁子正書二十五卷袁準撰亡唐志與正論同著錄今併佚既輯正論因取諸書引正書者刱錄一卷以復舊目準之學尚攷據漢人遺法猶存以視空設清談者爲有間矣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袁子正書

晉　袁準　撰

禮者兼仁義也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八十引袁子書

禮者何也緣人情而爲之節文者也撮父愛親之情也尊君敬長之義也　徐堅初學記卷十三　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三引作節度義也作義耳

立德蹈禮謂之英才子產季札人之英也　文選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李善注

歲比不登唯得貢粱粟瓜棃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十七　凡不給

之物若干燕之廚皆可權禁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四引凡不上有歲比不

登四字案此通上爲一節文

譜曰歲在申酉乞漿得酒歲在辰巳嫁妻賣子夫盛衰更代豐荒相半天之常道也太平御覽卷十七又卷三十五引首二

句作辛酉又卷八百六十一引歲在四何

涉旗曰今當因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又有欲與子一鍾之聚者子將何擇旗曰吾取聚可以救窮太平

御覽卷三十五

堯避舜於濟陰今定陶有堯冢信乎太平御覽卷八十

桀紂有民左億右億之衆四岳三塗之險京山終南之固及在鳴條牧野一朝而失天下太平御覽卷八十二

曰以見小爲明耳以聽大爲聰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聖人之治也若平地焉聾盲跛蹩皆能履之法若邵陵也非有逸足不能超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一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信乎同上

楊子曰莊周何人哉裘子曰大而不撿函而威禍智人也太平御覽卷四百三十二

學莫大於博行莫過於約聖人者天下之至智也博

學以聚之兼聽而辨之太平御覽卷六百十二

非所非而强學猶以百萬之師積之何濟之有其中川舟檝固不如江漢之良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九

申屠剛諫光武以頭軔輪馬不得前子云光武近出未有得失而頭軔輪此之謂也太平御覽卷七百七十三

輪車即輦魏晉公卿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即犢車也江左御出則載儲供之物漢世賤輜車而貴輜軿魏晉賤軿車而貴輜車又有追鋒如軺車而駕馬

又以雲母飾犢牛謂之雲母車臣不得乘時以賜王
公貴臣晉氏之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
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矣除吏亦杜余則青蓋杜
云其車法駕則紫罽軿車安車赤茀車有衣蔽無後
轅其後有轅者謂之輜同上
牛馬之爲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極
策痛矣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袁子曰吾嘗與陳子息於鄴東門之外見一老父方
坐而食其子授之蒜食必有餘欲棄則惜欲持去則

六十七卷七十

皆遂盡食於是火辛數其腸胃兩目盡赤陳子笑之吾謂曰子之家中牛羊數千而不敢食天君有瞬死者而後食之病子之軀亦猶是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七十七

山梁氏泥於西居而梁其齒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疇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爲雅人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

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雖李君之言者則鄉黨共之李君子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同上

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爲人臣見人主失道指斥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故司馬陳羣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陳羣於是乎長者藝文類聚卷二十二北堂書鈔卷五十四太平御覽卷四百四十七並引袁子

方丈之食不過一飽縕袍之纊不過一煖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九

魏家置吏部尚書專選天下百官夫用人人君子所

司不可以假人者也使治亂之柄制在一人之手權重而人才難得居此北堂書鈔作北職稱此才者未有一也北堂書鈔卷六十太平御覽卷二百十四 已下並引袁子

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文選任彥升宣德皇后令李善注

今有卿相之才居三公之位脩藝文類聚引作修其治政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乎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

藝文類聚卷五十引脫安寧天下者不爵九字

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段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制則有強臣之禍亂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由諸侯而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致郡縣雖有親子母弟皆爲匹夫及其衰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廓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爲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北堂書鈔卷七十引漢懲秦之孤立於天下

封子弟或連城數十文亦小異

附錄

袁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準子沖字景元光祿勳沖子耽晉書本傳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晉書袁瓌傳從父準傳附後

玉函山房輯佚書目　　卷六十八

子編儒家類

孫氏成敗志一卷　晉孫毓

古今通論一卷　晉王嬰

蔡氏化清經一卷　晉蔡洪

夏侯子新論一卷　晉夏侯湛

太元經一卷　晉楊泉

華氏新論一卷　晉華譚

梅氏新論一卷　晉梅氏

志林新書一卷 晉虞喜
廣林一卷 晉虞喜
釋滯一卷 晉虞喜
通疑一卷 晉虞喜
干子一卷 晉干寶
閎論一卷 晉蔡韶 缺
顧子一卷 晉顧夷
要覽一卷 晉呂竦 缺
正覽一卷 梁周捨 缺

讀書記一卷 隋王劭

續說苑一卷 唐劉貺 缺

貫子一卷 缺

孫氏成敗志一卷晉孫毓撰毓有毛詩異同評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略均著錄經部此書以成敗立名蓋欲昭法戒以訓世也隋志注云梁有三卷亡志復以三卷著目馬總意林於成敗志三卷注云孫毓字仲攷陸德明經典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志題晉長沙太守或題汝南太守稱爵不同要是休朗原書就所遷之官題稱故釋文隋志承之至言字仲文義不具必屬脫誤耳書已佚意林僅載二節又杜佑通典引孫毓奏議十餘條茲取其論

冠服二條附錄以與成人之義有關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孫氏成敗志

一

晉 孫毓 撰

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能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植也不學將落（馬總意林卷五）

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層不可以庇身（同上）

附錄五 禮駁二則

魏氏天子一加三加嫌同諸侯毓按玉藻記曰元冠朱組緌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績緌諸侯之冠也

其說謂皆始冠則是有次加之辭此二冠皆卑服質古勢不一加必重加朝祭之服以崇彌尊聖人制禮所以一時歷加衆服今始成卜擇令日而徧加之所以重始也若冠日有不加者後必不擇吉而服非重始也又禮器有以少爲貴者冠不在焉記者彌尊喻志之言蓋以服從卑始象德日新不可先服尊服轉而即卑今嫌士禮喻志之文因從魏氏一加之制考之玉藻似非古典今三加者先冠皮弁次冠長冠後冠進賢以爲彌尊於意又疑

通典卷五十六引孫毓五禮駁

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加以為一加再加皆非禮也同上

古今通論一卷晉王嬰撰嬰字里未詳隋志儒家敘次其書於孫毓成敗志後題松滋令知爲晉人嘗令松滋其它不可攷矣隋志云梁有二卷亡唐志著錄三卷前亡後存卷數增多意唐人得其遺篇而分之否則有所附益也今佚唯馬總意林載二節捜採他書並輯爲卷書主考核而時涉緯讖如說地坐數用河圖之類後漢諸儒風似如此然則嬰蓋晉初人也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古今通論

晉 王嬰 撰

崑崙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和羨鄉御覽引作和美郛方三千里五嶽御覽作岳之城御覽作域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馬總意林卷五太平御覽卷一百五十六

倉頡造書形立謂之文聲具謂之字字者取其孳乳相生於竹帛謂之書意林卷五

夫地者厚三萬里凡八極之廣東西二十三萬二千里南北二十三萬一千五百里瞿曇悉達唐開元占經卷四

案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南北二萬六千有君長之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所不治此云二十三萬三千里二十三萬一千五百里二即二億者用河圖說也

異官同爵共位別職與仁隆化幽贊神明奉度守道使灾不生御覽引脫奉度以下八字據北堂書鈔補謂之太尉訓五品三字據北堂書鈔補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使國無枉理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若仁義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

熙太平御覽卷二百六引古今通語 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五十太尉引古今通典興仁隆化由贊[illegible]明奉度順道使灾不生御覽無奉度二句又卷[illegible]十二司徒引古今通語訓五品理人倫御覽作訓五教理人倫訓五品句當在和五教上茲所據補又司空引通語云司空使法措刑清事均民聚案二書或作通語或作古今通典皆通論之傳誤也

夏曰世室世世祭祀之也殷曰重屋重夏爲屋四霤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更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一北堂書鈔卷八十七引世世祭之句

太山上爲天門值戶戶爲明堂聖帝受天之宮也王者即位三十年功成治定則告成于天登封太山刻

石虎號太平御覽卷五百三十六

化清經一卷晉蔡洪撰洪於晉書無傳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洪集錄云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朝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王隱晉書云洪仕至松滋令其書稱經蓋擬易而作曰化清亦楊泉太元類也隋志注云梁有十卷亡唐志復著錄十卷今佚唯馬總意林載其三節初學記廣韻太平御覽等書亦間引之或稱化清論或稱清論意者經後立論如易之有傳其實一書也茲并輯錄附攷事蹟合爲一卷舊列其書於儒家而細玩遺文頗涉元旨蓋自輔

嗣易與野文祖尙習俗使然於叔開何畀哉歷城馬

國翰竹吾甫

化清經

晉　蔡洪　撰

濁者不信淵之清而甘濯其濁矣（馬總意林卷五）

動則虎發靜如鱗潛若彼赫赫若此洋洋（同上）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言者口默將文者且朴（同上）

貨者化也變化反易之物故字有化也（陳彭年廣韻去聲三十九過貨字注引蔡氏化清經　羅泌路史前紀卷七羅苹注引云貨者化也貨化反易之物是也反作友木知孰是）

水戰之鴨何必白鷺盈俎之雞何必長鳴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望視之兔白蹄之豕短喙之犬修頭之馬斯禽獸也猶形乎勢觀況君子之貌獨無表告者哉徐堅初學記卷二十九引作蔡氏清論

經云寶者衆之所利也苟利其利害必存焉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引蔡氏化清論

伏龍非我馬白日非我燭燕之黙黙保此小朴太平御覽卷八百七十引崇氏化清論

鏡能明人好醜而不能好醜乎人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六引蔡氏清化論　按清化二字誤倒

附考

蔡洪字叔開吳郡人有才辯初仕吳郡太康中本州從事舉秀才洪集錄

洪仕至松滋令王隱晉書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采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

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劉義慶世說新語

夏侯子新論一卷晉夏侯湛撰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官至散騎常侍事蹟具晉書本傳隋唐志並載新論十卷今佚惟見太平御覽引六節而已攷本傳載有抵疑一篇與東方朔答客難班固答賓戲體例不殊當是原書佚篇之一茲並輯錄據御覽引稱夏侯子亦稱夏侯子新論書題據加姓氏以別乎華譚新論

梅子新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夏侯子新論

晉　夏侯湛　撰

抵疑

當路子有疑夏侯湛者而謂之曰吾聞有其才而不遇者時也有其時而不遇者命也吾子童幼而岐嶷弱冠而著德少而流聲長而垂名拔萃始立而登宰相之朝揮翼初儀而受卿尹之舉盪典籍之華談先王之言入閶闔躡丹墀染彤管吐洪煇于當世之務嗣人主之威有效矣而官不過散郎舉不過賢良應

棲五菲龍蟠六年夾耀禿落羽儀摧殘而獨飛者藝
文澇騁儒林志不輟著述之業口不釋雅頌之音徒
費情而耗力勞神而苦心此術亦以薄矣而終莫之
薦宜吾子之陸沉也且以言乎才則吾子優矣以言
乎時則子之所與二三公者義則骨肉之固交則明
道之觀也富於德貴於官其所發明雖叩牛操築之
客傭賃抱關之隸負俗懷譏之士猶將登爲大夫顯
爲卿尹於何有寶咳唾之音愛錙銖之力向若垂二
鱗迴一翼令吾子奮其飛騰之勢掛其羽翼之木猶

昔逃於雲霄之際騰驤於四極之外今迺金口玉音漠然沉默使吾子棲遲窮巷守此困極心有窮志貌有饑色者江河之流不以濯舟船之畔惜東壁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抑非二三公之蔽賢也賓吾子之惜惑也夏侯子曰噫湛也幸有過人必知之矣吾子所以褒餙之太矣斟酌之喻非小醜之所堪也然過承古人之誨抑因子大夫之忝在弊室也敢布其腹心豈能隱几以覽其概乎客曰敢祇以聽夏侯子曰吾聞先大夫孔聖之言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能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四德具而名位不至者非吾任也是以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僕也承門戸之業受過庭之訓是以得接冠帶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頗閱六經之文覽百家之學弱年而入公朝蒙蔽而當顯舉進不能拔羣出萃却不能抗排常世志則乍顯乍昧文則乍幽乍蔚知之者則謂之欲逍遙以養生不知之者則謂之欲逡巡以求達此皆未是僕之所匱也僕又聞世有道則士無所執其節勝明則下不在量其力是以當舉而不辭入朝而酬

問侯來野之鄙人頑直之陋生也不識當世之便不達朝廷之情不能倚靡容悅出入崎傾逐巧點妍嘔喁辯佞隨羣班之次伏簡墨之後當此之時若失水之魚喪家之狗行不勝衣言不出口安能干當世之務觸人主之威適是以露狂簡而增塵垢雖使心有至言有偏直此委巷之誠非朝廷之欲也今天子以茂德臨天下以八方六合為四境海內無虞萬國立寧九域之從王化猶洪聲之收清響黎苗之樂函夏若遊形之招惡景鄉曲之徒一介之士皆諷誦就

習甲子者皆齊肇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御青鎖入金墉者無日不有充三臺之寺盈中書之閣有司不能竟其文當年不能編其籍此執政之所厭聞也若乃羣公百辟卿士常伯被朱佩紫耀金帶白坐而論道者又充路盈寢黃幄玉階之內飽其尺牘矣若僕之言皆糞土之說消磨灰爛垢辱招譏適可充衛士之爨盈掃除之器營投盈寸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爐增勢若燎原之煙瀾沃之炎嘘之不益其熱盼之不減其氣今子見僕

入朝覽對便欲坐至高位吐言數百謂陵嶒一世何吾子之失評也僕固脂車以須放秣馬以待却反耕於枳落歸志乎渦瀨從容乎農夫優游乎卒歲矣古者天子畫土以封羣后羣后受國以臨其邦懋大賞以樂其成列九伐以討其違興衰相形安危相傾故在位者以求賢爲務受任者以進才爲急今也則九州爲一家萬國爲百郡政有常道法有恒訓因循而禮樂自定揖讓而天下大順夫道學之貴游閭邑之搢紳皆高門之子世臣之胤宏風長譽推成而進悠

悠者皆天下之彥也諷詁訓傳詩書講儒墨說立虛僕皆不如也二三公之簡僕於凡庸之肆顯僕於細猥之中則為功也重矣時而淸談則為親也周矣且古之君子不知士則不明不安是以居逸而思危對食而肴乾今也則否居位者以善身為靜以寡交為慎以弱斷為重以怯言為信不知士者無公誹不得士者不私愧彼在位者皆稷契咎益伊呂周召之倫叔豹仲熊之儔稽古則踰黃唐經緯則越虞夏蔑昆吾之功嗤桓文之勳抵挖管仲蹉蹈晏嬰其遠則欲

升鼎湖近則欲超太平不重啻神獨善其身玄白沖
虛佐爾發眞跡力狹太山將不舉一羽揚波萬里將
不濯一鱗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豈肯蹴躃鄙事
取才進人此又吾子之失言也子獨不聞夫神人乎
噏風飲露不食五穀登太清遊山嶽靡芝草弄白玉
不因而獨備無假而自足不與人路同嗜欲不與世
務舊榮辱故能入無窮之門享不死之年以此言之
何待進賢容曰聖人有言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今子值有道之世當太平之會不攘袂奮氣發謀出

奇使鳴鶴受和好爵見縻抑乃沉身郎署約志勤卑不亦陋哉且伊尹之迋成湯甯戚之迋桓公或投己鼎俎或庸身飯牛明廢興之機歌白水之流德入殷王義感齊侯故伊尹起庖廚而登阿衡甯戚出車下而階大夫外無微介內無請謁矯身擢手徑躋名位吾子亦何不慕賢以自厲希古以慷慨乎夏侯子曰嗚呼是何言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僕之所惡也夫干將之劍陸斷狗馬水截蛟龍而鈆刀不能入泥騏驥騄驪之乘一日而致千里而駑蹇不能適數百

錄之鑑別蛾眉之數而壁士不見泰山鴻鵠一舉橫
四海之匯出青雲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此和鈍之
覺優劣之決也夫欲進其身者不過千萬乘而僕以
上朝堂答世問不過類所知僕以竭心思盡才學意
無雅正可準論無片言可採是以傾於鄙劣而莫之
能起也以此言之僕何爲其不自衒哉子不嫌僕德
之不劭而疑其位之不到是猶反鏡而索照登木而
下釣僕未以此爲不肖也若乃伊尹負鼎以干湯呂
尙隱遊以徼文傳說操築以輔主甯戚擊角以要君

此非僕所能也莊周駘蕩以放言君平賣卜以自賢接輿陽狂以蔽身梅福棄家以求仙此又非僕之所安也君乃季札抗節於延陵揚雄覃思於太玄伯玉和柔於人懷柳惠三黜於士宦僕雖不敏竊頗彷彿其清塵晉書本傳

雜篇佚文

紂亂太熟爛矣武王乃往伐之太平御覽卷八十二

爪生於肉去爪而肉不知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引夏侯子

髮生於皮去髮而皮不知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五引新論

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溼一馬之走無一毛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也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七

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同上

一螘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

商務印書館

太元經一卷晉楊泉撰泉有物理論已著錄此書僞揚子雲太元爲之亦擬易之類也梁元帝金樓子云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揚雄有太元經楊泉又有太元經或曰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揚子但有太元經何處復有太元經也此皆不學之過矣梁代聚書極多故七錄有此書十四卷隋志但云梁有晉已與物理論並亡至唐復出唐志題十四卷仍七錄之舊也今佚馬總意林載此六條攷太平御覽亦有引太元經而不見子雲書中者皆此書之佚文也

併輯爲卷其占法卦名均不可見文辭清麗亦可讀玩鄭樵通志藝文畧但作太元經字以意删去兹仍梁隋之舊題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太元經

晉 楊泉 撰

怒如烈風喜如溢春馬總意林卷五

鸑鷟鳳子養姓高崎隱耀深林不食滓穢同上

內淸外濁奬衣褒玉同上

十里九坎半岡低昂同上

天氣左轉星辰右行陰陽運度報返相迎同上

強梁者亡振強者折大健者跛夭利者缺同上

激氣成風溷氣成雨濁霧成雪淸露成霜同上 案意林載此

合上通爲一節而辭意兩不相屬今分之

紫霓圍日其疾不割太平御覽卷十四

明珠彈於飛寅甘不棲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引太元經案揚子雲太元經唐上九明珠彈於飛肉其得不復肉與復叶韻此則飛與棲叶韻蓋泉襲雄語而微變其文也寅甘二字義不可解案寅甘當作夤其許慎說文夤字引易夕惕作夕夤夤與惕義相近戒懼不安之意甘刻其字之訛也

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形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

鸞鳳不遷甘於竹實騶虞不殺於生物

醜婦以明鏡爲害無所逃其陋並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五原作一劇文從

不屬今分

爲二節

雞鳴晨雄雌宛頭隨後並井河伯徐州太平御覽卷九百十八

萊纓之鵝瀚背之雞梨䙡之兒白蹢之豕短喙之狗修頸之馬君子之貌何獨異耶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九

華氏新論一卷晉華譚撰譚字令思廣陵人官至散騎常侍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事蹟見晉書本傳此晉建興中爲鎮東軍諮祭酒時所作本傳云三十卷名曰辨道隋志注新論十卷晉金紫光祿大夫華譚撰云梁有又云亡唐志復以十卷著目今佚惟初學記太平御覽各引一節北堂書鈔通典並引華譚集尚書二曹論篇以論稱蓋本新論之一後人收入全集耳又本傳載其答陳總王濟及或問三篇文詞清雋辨論明晰應皆採從本書並據補錄依隋唐志題

新論篇首標辨道存其初名餘皆依所引題之金樓子云桓譚有新論華譚亦有新論案此特指書同而姓名易涉於誤者言也夏侯湛梅子劉晝所著書並稱新論顧子新語顧譚撰唐志亦作新論加華氏者所以別於諸新論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華氏新論

晉　華譚　撰

辨道

晉書本傳云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

夫體道者聖遊神者哲體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遊神然後窮理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而萬物爲我用塊然元默而象機爲我運徐堅初學記卷十七

夫無聲者五音之祖無形者萬物之君本其祖然後精商徵之妙理其君然後正妍朴之容推精朴以檢得失稽清濁以揆存亡夫宿瘤嫫母經目而人不覩

者何一尺之面醜也西施毛嬙靡服而人左顧者何一尺之面好也夏姬以容貌而陳亡濮水以聲好而國滅夫何姪哇之有乎是以聖王知物之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無窮則人不能防其行無節則中才不能制其欲是以爲制可行之禮立中庸之法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明不及奸以爲政也（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五）

尚書二曹論

劉道眞才識高妙一代名俊昔與梁相薛令長往見

之問曰薛君王吳何官通典引作劉道眞問薛令上在吳何官據北堂書鈔補答曰爲吏部尚書問曰吳待吏部何如餘曹答曰並通高選吏部特取通典無取字一時之俊劉曰魏晉以來俱爾獨謂漢氏重賊曹爲是吳晉重吏部爲非北堂書鈔引至俱爾別又引劉道眞問薛令長曰漢氏至爲非無獨謂二字並據通典訂正薛令長通典作薛君曰入座秩同班等其選並清宜同一揆以先廊廟不足偏有所重通典無以先二句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吏部職掌人物人物難明爲差重焉北堂書鈔無人物難明句別引有爲差重焉句謂吳晉爲得而君何是古而

非今劉雜曰今吏部非能刋虛名舉沈朴者北堂書鈔別引無劉雜曰句無者字部盤石而名末齒也通典無此句故錄已成之
人位處三曹署通典已作以無之字及曹字聽曹採公卿舉而用
之者矣通典有曹字下作採聽論而用之耳無煩乎聽明賊曹職典刑
獄難精是以欲重之北堂書鈔無此三句答曰今之賊曹不能
聽聲觀色以別眞僞縣不能斷讞之尙書也夫在獄
者卒小人在朝者卒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
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北堂書鈔無答曰已下通典有之　北堂書鈔卷六十杜佑通典卷二十三並引

人有精粗事有難易在於朝野者率難精擇此吏部宜重者也北堂書鈔卷六十

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

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拔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敎日頹風

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言雖非彼以為是以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廊廟之器居官者日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毀已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

復是其輕者耳故自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晉書本傳

答王濟

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奇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譙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目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乎荊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

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同上

答或問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

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同上

梅子新論一卷晉梅氏撰名字里爵皆無攷據其書

盛稱阮籍知爲晉人而已隋志注云梁有梅子新論

一卷亡唐志不著錄馬總意林云梅子一卷今佚意

林僅引一節又從太平御覽得三節附考合錄以復

一卷之舊考御覽引有梅陶書又引梅陶自叙似梅

子即梅陶然隋志不標名未敢懸定别採入梅陶集

中兹止題晉梅氏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梅子新論

晉 梅氏 撰

伊尹呂望傅說箕子夷齊柳惠顏淵莊周阮籍易地而處能行所不能行也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智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已來命世大賢其唯阮先生乎馬總意林卷五

梅子曰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律管河內葭莩以爲灰可以候氣取灰實管端置之深室覆以緹縠勿令見風日節至則灰飛管通矣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二

按晉書律歷志引楊泉記曰取宏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管河內葭莩爲灰或云以律著室中隨十二辰埋之上與地平以竹莩灰實律中以羅縠覆律呂氣至吹灰動縠小動爲和大動君弱臣強不動君嚴暴之應也太平御覽卷四十二引楊泉物理志曰宜陽金門山竹爲律管河內葭莩爲灰可以調律又卷八百七十一引作可以候氣焉又卷九百六十二引作可以同氣蓋一節文引之互異耳又按御覽卷四十二引阮籍宜陽記曰金門之

竹堪爲筌管然則楊泉及梅子所稱皆述阮籍語也

梅子曰王莽畏漢高神靈乃令虎賁拔劍四面斫高廟以桃湯赤鞭灑屋太平御覽卷九百六十七

志林新書一卷晉虞喜撰喜有論語讚注已著錄經籍此書隋志載三十卷唐志二十卷今佚明陶宗儀輯十三節入說郛茲據校訂更採三國志注文選注史記索隱正義太平御覽等書補錄三十七節合爲一卷書多雜論故事長於考據如齊斧之齊當爲齋謂師出齋戒入廟受斧𢧐樽作犧牛形之類可訂經注諸書引並作志林加題新書依隋唐志目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志林新書

晉 虞喜 撰

建武二十四年南郡男子獻銅鼓背有銘及吳時於江水中得鐘上有百餘字募求讀者竟無人曉徐堅初學記卷十六先引吳時至人曉後引建武至有銘說郛因之案太平御覽卷八百十三引作一節據訂正惟建武二十四年作建武中吳時下脫於字末句作人莫識者依初學記改

東海之魚壁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知之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三引無之也二字

孫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夏

之閒常晨出夜還唯此時捨書

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跪對乞請筆益兩字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欣笑以驢賜恪

賀齊性奢侈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干櫓戈矛鈀爪叉根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信安山有石室王質入其室見二童子方對棋看之局未終視其所攜伐薪柯已爛朽遂歸鄉里已非矣

案此條與任昉述異記所載同

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旱則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

王琰自言我嘗酒肉好書善畫人有美酒珍食精紙何所不可

王琰遇鬼物言我見蔡邕作仙人飛去飛來甚快樂也

李子長欲知囚情以梧桐爲人蘆葦爲牢當罪木囚不動或寃木囚乃奮

鍾繇問蔡邕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

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孫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

洞庭湖神過客祈禱必驗分風送船已上就陶宗儀說郛本校錄

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三國吳志孫破虜討逆傳裴松之注

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也子朗庶生也、名仁同上

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

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蔚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按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亡張津以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同上

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成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爲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祀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今祖用其始豈應運乎吳志吳主傳注

吳之創基邵爲首相按孫邵也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竣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同上

吳主糾駮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體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

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邰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有明文匡衡豈俗儒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旣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於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

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脽呼爲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根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吳志吳主傳注

太平御覽卷五百二十七引略

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吳志妃嬪傳注

初權病篤名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

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己受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

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褘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棊意無厭倦敏臨别謂褘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

成於此哉往聞長寧之甄亥俾今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誡于後永為世鑒吳志諸葛恪傳注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也初學記卷二十二 漢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三百四十五

哆曰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繆公覲天帝秦鈞天樂已有此哆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李善注

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文選曹子建洛神賦注

齊斧之齊當為齋側皆切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

六十八卷三十八

故云齊也文選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法引齊側皆切無當作齋三字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三有當作齋無側皆切三字校補

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非獨遷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引虞喜

古者主天官者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舊名而稱之也史記太史公自敘張正義

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神之主故曰諸臣受紀同上

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持戟百萬秦地險固百倍

天下故云得百二焉言倍之也蓋言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亦如之但立文相避故云十二言餘諸侯十萬齊地形號亦倍於他國當二十萬人史記高祖本紀司馬貞索隱引虞喜

澧是江沅之別流而澧字作灃也史記夏本紀索隱又惠景間侯者年表索隱

總言吳荆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覃封吳地而號荆王指取此義史記荆燕世家引姚察按虞喜云

史記淮南衡山王傳左吳等案輿地圖輿地圖漢家所置非出遠也史記淮南衡山王傳索隱

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游士史記齊敬仲世家索隱引虞喜云

史記南越尉佗傳乃置酒介漢使者權介者因也欲因漢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爲恃介者間也以言間恃漢使之權意卽得矣然云恃爲介冑則非也史記南越尉佗傳索隱

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於楚漢書藝文志云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史記項羽紀

正義

馬服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史記趙世家正義又范雎蔡澤傳索隱

馬陵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六十里有陵澗谷深峻可以置伏拔龐涓敗即此也史記魏世家正義又秦本紀正義

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拔群形者也史記賈誼傳索隱

相如欲滅五帝之一以盈漢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滅或爲咸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

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

事索隱以之明顯也同上

馮唐面折爲衆何言不懼主臣爲驚怖其言益著也

又魏武謂陳琳曰卿爲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曰

生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史記馮唐傳索隱

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文選

長安有狹斜行注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彌三日軍

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

遂擒蚩尤太平御覽卷十五

今錢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所歸故云浙江史記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是也太平御覽卷六十五

江於彭蠡分爲三堤則衆說爲謬按江自太湖出于海屈曲七百里出鹽官吳左慈爲王釣者同上

贛榆縣有始皇碑潮水至則加其上三丈去則見三尺行有十二字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九

先代不識犧樽但云沙盤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

自爾乃知其形矣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

景公爲長府有風猶作不已晏子歌曰禾有穗兮不得穫秋風至兮殫零落歌終而流涕公乃止之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四引虞喜志林說晏子說晏子是篇名

南方有鱷魚喙長八尺秋時最甚人在舟遊者魚或出頭食人故人持戈於船側而禦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八

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爲械謂鎧甲兜鍪也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六

廣林一卷晉虞喜撰隋志志林新書三十卷下云梁有廣林二十四卷又後林十卷虞喜撰亡唐書藝文志有虞喜志林新書二十卷又後林新書十卷不載廣林佚已久矣攷杜佑通典引虞喜說凡二十節除標題釋滯通疑八節明標廣林者一節他皆稱虞喜曰循其文義皆雜論禮服知為一書語引者舉一例餘不標廣林者省文也茲據輯錄釋滯通疑二書別為編次附著廣林後焉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質林

晉 虞喜 撰

譙周五經然否曰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難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子於父舍徑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必繼祖今連禰於祖以已繼之是繼祖者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於連禰於祖以別

高曾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杜佑通典卷八十八引虞喜廣林

七廟不始於周伊尹已言七代之廟矣成王六年制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爲祖武王爲禰祧非遠廟也周官宗廟而職曰宗祧周公不稱祖禰爲遠祧也當須逆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於成王之代以文武逆云爲遷主所藏矣通典卷四十八引虞喜

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府君毀主藏處虞喜曰漢代韋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

則不如家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通典

卷四十八

請瘞於廟兩階之間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但當時議所處石室未有准的甚請以夾室中

通典卷五十唐司勳員外郎裴樞引虞喜當是一節文

睦譙王之弟兄俱封今求各立稱廟下太常議虞喜曰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為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譙書所喻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以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

代不論毀且不毀爲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稱廟亦應在毀之例不應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爲始封諸子雖别封而同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答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

夫之後有庶統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
得復祭若當祭尊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
明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
不替也徐禪曰閔等謂尊祖敬宗禮之所同若列國
秩同則祭歸嫡子所以明宗也嫡輕庶禮有兼享所
以致孝也今譙王爲長既享用重禮中山之祀無以
加焉二國兩祭禮無所取諸書禁之是也諸稱安平
獻王諸子並封不可各令立廟是苟暢之義矣然虞
説中山父非諸侯而祭更闕疑如禮意也虞徵士答

衛將軍虞譚以嫡為大夫庶為諸侯禮重應各立廟禰謂為允矣喜曰尊同體敵恩情兩申兄弟俱始為諸侯命數無降今士庶始封之君尚得上祭四代不拘於嫡以貴異之況已尊同五等更嫌不得其均用豐禮並祭四代所以寵之理非僭宗此蓋先王以孝理天下肅恭明祀之達意也昔周公有王功爵立文王之廟鄭有平王東遷之勳特令祖厲是為榮之非討享之祭在於周室僭鄭豈得過之哉通典卷五十一引虞喜

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

爲身爲宗主奉脩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嫡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舅姑則人情所許嚴謂不得以公子爲例薛答曰謂庶子爲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重不得伸其私情故爲所生服止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舅姑從禮服重不繫於夫通典卷五十九引虞喜
漢列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亂法度殘缺中興定禮儀群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駮曰所以尊三老以教事父母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

六十八卷四十六

子拜也虞喜曰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訖答拜矣中興謬從劉議後已革之甚得禮意通典卷六十七引虞喜

魏征東長史吳綱亡入吳妻子留在中國於吳再娶吳亡綱與後妻并子俱還並存虞喜議曰法有大妨禮無二嫡進姬以君女之尊降身體嫡著在春秋此吳氏後妻所宜執制通典卷六十八引虞喜議

虞喜答魏顥云斬縗因喪之稱非爲終三年也按禮爲母喪縗四升而父喪既虞縗六升此爲齊制不復斬也今代人既葬之後無改易唯小祥而變故猶在

此月父母情等服俱三年父斬縗母緝縗以別尊卑斬止三月未爲怪也女子出待旣虞受以斬縗之受非更斬也通典卷八十七引虞喜

又答曰父爲長子斬縗母爲齊縗若不言其不忍母與父俱當斬縗所以別耳非謂明終斬之議耳同上

或問曰喪服經傳爲舊君仕焉而已者鄭注曰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而廢疾理得同不啻正之曰廢疾沈淪罔同人伍不論臣道齊縗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旣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

不得三月傳言仕焉而已者謂旣仕而去義同人伍耳通典卷八十九引虞喜

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爲後元孫之婦從周曾孫之婦尚存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之元孫爲後若其母尚存元孫之服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通典卷九十六引虞喜

按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旣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爲父後者也父未殯服

祖以周者父屍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喜以爲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爲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假使祖爲國君已爲嫡孫祖沒已嗣此受封於祖祖之羣臣服祖三年而已爲嫡孫則服一周齋縗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屍在未忍如大父何也通典卷九十七引虞喜

釋滯一卷晉虞喜撰隋唐志載喜所著書無此書之目杜佑通典引三節題曰虞喜釋滯喜別撰此而史志佚之耶抑其爲志林廣林後林篇目之一耶疑不能明仍依通典原題録存一種其說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云爲據諸侯成例包於大夫以相兼通以滕伯文周代諸侯而從殷禮識議明通唯駁鄭氏禮注再祭練祥其間之祭不同時而除喪以時爲日庾蔚之譏其不近人情分別覩之可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釋滯

晉　虞喜　撰

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駮行之自謂合禮按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爲大夫便降旁親尊者既重而卑者則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皆有意此爲據諸侯成例包于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爲大夫不降諸父二代

爲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爲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菜邑繼位不止一身曾之三祖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爲大夫者名例相准不當隨古乎答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志不存降 杜佑通典卷九十三

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此殷以前也降殺之禮始之於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卽臣之故爲之服也此當出逸禮探之以爲義滕伯文爲叔父齊縗既周代諸侯而從殷禮也若殷時諸侯遍爾非獨一人指論滕

何欲以何明明其在周邉追於殷引古證今耳

十三

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鄭元曰再祭練祥也其間之祭不同時而除喪虞吉月若如鄭意既祔明明月練而祭又明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爲三月適足爲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爲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按袁准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元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猶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盡同日而異時時謂

日也非三月之時亦一日再祭檀弓曰是月也以吉祭喪祭通典卷一百三引虞喜釋疑案疑爲禫字之譌

通疑一卷晉虞喜撰隋唐志並不載杜佑通典與虞喜釋滯並引皆論禮服而此則論劉智喪服釋疑以通疑名意其因劉書而作如王基毛詩駁辛昭辯釋名之類與從通典輯錄五節仍其原題與釋滯比次册虞林之後仰以補後林之佚焉可也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通疑

晉 虞喜 撰

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服也虞喜通疑曰縱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也杜佑通典卷九十五

有問者曰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爲妾子爲徒從妾身爲爲從於理通不虞喜通疑曰凡稱妾者皆大夫之妾非天子諸侯女也按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

嫡服明屬從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嫡服此攝當爲相代攝是謂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君之嫡者以嘗服後女君之嫡故也

同上

劉智按禮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子則不稅以爲生不相及二支相害必有誤字昆弟相遝之辭易用爲衍至親遝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稅服則父雖已除後生者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

孫無緣服也以此推之弟衍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按文云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恩義疎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居異邦生己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以生不相見故也文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通典卷九十八

劉智釋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孤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代祭孫不祭慈

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爲親母繼服爲繼母之黨不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爲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據孝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持喪事而終喪便不祭也虞喜通疑云慈母雖服之如母而明矣若其父先亡已發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上同

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孝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喪服或以爲終身或不許者如何智荅曰父母生死

未定則因服不宜在身雖祀爲重然則言不宜制服必繼代祀者吾以爲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不孝譏之處服除不得服其親而哀將至者吾得以孝觴稱之處喪通疑曰或以惜終身服喪如是曾閔所能僅行非凡人之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同上

干子一卷晉干寶撰寶有易注周禮注司徒儀已各著錄隋志儒家注載梁有干子十八卷亡唐志有干寶正言十卷又立言十卷今佚洪适容齋隨筆載馬總意林引用子書之目有干子今意林中亦缺攷杜佑通典載寶駁招魂議一篇又荆楚歲時記太平御覽並引干寶變化論佚說之存僅此茲據輯錄題依隋志改干為于者于本干字之譌也說具於易注錄中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晉 干寶 撰

駁招魂議

時有招魂葬者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太傅公既屬寇亂屍柩不反時亦大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曾國周生以爲宜招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實以爲人死神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爲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形失於彼穿塚於此知亡者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之遺禍

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筵設于窆寢豈唯斂屍亦以迎神也答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義禮夫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爲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達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骨未有爲魂神也若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沉魄之域匱遊氣於壅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殺於逆矣周生又云 昔黄帝體仙登遐其臣扶

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答曰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何祇於葬仕佑通典卷一百三

陰陽自然變化論

稻成蔬麥成蛺蝶宋懍荆楚歲時記太平御覽卷二十三並引干寶變化論　陸佃埤雅釋蟲引干寶

蠶龍之眸見百里纖芥埤雅釋魚引陰陽自然變化論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並同上

蟾蜍蝍蛆自共口出同上引自然論

雎鳩不再匹埤雅釋鳥

鷰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交枝同上

蜂無王而盡死埤雅釋蟲

螣蛇聽而有孕白鷺視而有胎

蝙蝠夜値庚申乃伏並同上

鵲之爲猨蛇之爲鼈同上引變化序

顧子義訓一卷晉顧夷撰晉書無夷傳字里未詳隋志儒家題晉揚州主簿此官爵之可攷者皆稱顧子十卷唐志作顧子義訓十卷今佚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諸書引之刪除重複得十二節或有一書兩引而文句異者由非出一人之手或於門類小截取要略也茲並訂正爲卷書多規擬論孟與門人語直書子謂子華假迴紫陽定識以荆楚之僭然趨步之殷懷亦正可於此見之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顧子義訓

晉 顧夷 撰

或人有玉杯以示顧子顧子曰子之玉杯恐不但以漿酢潑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

或曰夫人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蓋聖人之陳迹耳子何好焉子曰上紀五帝之盛下述百王之義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雖復退居窮處簞食瓢飲未始失其樂矣乎可得無好乎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九十五引顧子儀訓曰三墳五典粲粲如列宿落落如連珠文多脫略義作儀亦誤太平御覽卷六百九引同又卷四百六十八引此節

文較爲完 整齋錄

或問人之寺門有鼓何爲顧子曰夏禹縣鼓於門以納諫者此遺風也 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一

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是以賢人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矣 徐堅初學記卷十八

登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 文選張景陽雜詩第九首李善注

顧夷子與子華遊於東池 一無顧夷二字 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焉 一脫此句 沐浴羣生流澤 一作深流 萬世是仁也 一無是字下同 揚清激濁盪 一作蕩 滌塵穢 一作去滓穢 是義也柔而難犯

一說此句弱而難勝是勇也一說此句導江疏河變一作盈流

謙是智也顧子曰我得汝於池上矣太平御覽卷五十八又卷六十七兩引互校

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也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六

引顧子義訓

昔梁邱據之諫景公也於房晏嬰之諫景公也於朝然晏嬰之忠著於竹帛梁邱之佞于今不絕亦惟公平正直者聖之所先矣太平御覽卷四百五十七

夫哀樂喜怒愛憎欲懼人之情也當其哀也則欲哭

泣撫踊過其哀也則欲荒淫流湎過其樂也則欲歡六十八卷六十一

笑鼓舞荒淫則傷義鼓舞則虧風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七又卷四百

六十八兩引互異參校訂正

于甜子華曰爾有四樂頗知之乎子華曰未之知也

子曰二親具存是爾一樂兄弟無故是爾二樂夫和

妻柔是爾三樂披褐懷玉是爾四樂子華曰華乃有

五過千載之會而登夫子之堂則華之五樂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六十八

人有善於射而高於顏子顏子曰子之射雖百中猶

不若我之一彈或曰何以爲然願子曰子之所射老貍之皮耳我之所彈彈狐之心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五

非其道壺漿不可受是其道雖天下不可讓太平御覽卷八百六十一

昔宋人臨萬仞之淵釣數寸之鱗魚將食釣不知麻之自進有頃墮而死利能誘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五

讀書記一卷隋王劭撰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illegible]
太子舍人入隋官至秘書少監北史本傳於所撰隋
書八十卷譏其詞義繁雜於所撰齊志二十卷齊書
紀傳一百卷譏其文詞鄙野而獨稱此書云指摘經
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唐志儒家
有王劭讀書記三十二卷今佚從禮記正義春秋正
義史記索隱輯錄一帙其書尚考據與顏氏家訓相
似史稱在齊待詔文林館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
論古事有所遺忘訪問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淹

博擅長於此見一班爾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讀書記

隋 王劭 撰

曲禮稷曰明粢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入疑十二證以爲無此一句爲是禮記曲禮下孔穎達正義

左傳昭七年今夢黄熊古人讀雄與熊者皆于陵反張叔反論云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傳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晝言諸而暮終嬴正沈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命窮黄母化而爲黿兮鯀殛變而成熊二者所

嫏嬛館補校

韻不同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叔亦作熊也春秋昭七年正義

史記秦始皇本紀嫪毐賈侍中說秦始皇母與嫪毐淫坐誅故世人罵淫曰嫪毐也史記秦始皇本紀司馬貞索隱

丞相隗林顏之推云隋開皇初京師穿地得鑄秤權有銘云始皇時量器丞相隗狀王綰二人列名其作狀貌之狀時令按為親所按驗

會稽立石刻文云德惠脩長按張揻所錄會稽南山秦始皇碑文脩作攸

秦始皇本紀簡公從晉來享國十五年葬僖公西丘惠公其七年百姓始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葬陵圉劍按紀年云簡公後次敬公敬公立十三年乃至惠公辭朗難憑時參異說並同上

項羽本紀卒食芋菽漢書作半菽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史記項羽本紀索隱

田齊世家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按紀年云齊桓公十一年弑其君母當王八年殺其王后然則大夫之字或紀年之說史記田齊世家索隱

宣王名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此時鄒忌死已四十年又齊威此時未稱王故戰國策謂之田侯今以此用侯爲宣王又橫稱鄒忌者蓋此說皆誤也同上

孫子吳起列傳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稱起爲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何言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

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史記孫子吳起列傳索隱

仲尼弟子列傳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非怨百姓怨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按家語越絕書並無此五字是時子胥未死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

蘇秦列傳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揣摩蓋是鬼谷子之二章名非爲一篇也史記蘇秦列傳索隱

張儀列傳爲文檄按春秋後語云二尺檄許愼云檄二尺書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

穰侯列傳復益封陶徐廣曰一作陰按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史記穰侯列傳索隱

孟子荀卿列傳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人爲衍字軻親業孔伋之門也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

孟嘗君列傳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爲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不忍宣王太

怠曰窶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齊王弟明也史記孟嘗君列傳索隱

平原君列傳公等錄錄錄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史記平原君列傳索隱

脩迺鄒陽列傳宦比干陶魏魏冉封陶商君姓衞宦比陶魏謂此云耳史記脩迺鄒陽列傳索隱

呂不韋列傳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曰帝太后秦不用謚法此蓋號耳史記呂不韋列傳索隱

刺客列傳左右乃曰王負劍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

姊婿依補校

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史記刺客列傳索隱